

修訂平劇選



第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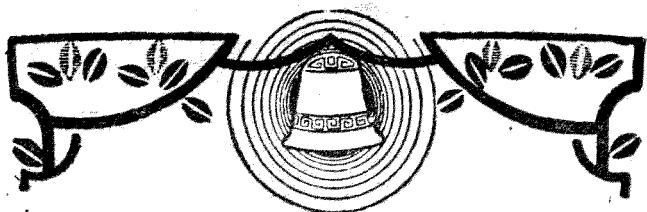
* 殊 痕 記 *

* 打 鼓 罵 曹 *

* 走 雪 山 *

* 寧 武 關 *

國立編譯館出版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渝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滬一版

修訂平劇選

(全十二集)

第四集 實售國幣一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印	發	出	修
行	刷	行	版	訂
所	所	人	者	者
正	正	吳	國	李
中	中	秉	立	效
書	書	編	編	伯
		譯	譯	虛
局	局	常	館	白
				威
				廠

(2006)

修訂經過及其要旨

民國二十八年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劇本整理組，擬定修訂平劇計畫，初步選定平劇百種，旋又刊行「平劇選第一輯提要」及「平劇本事」，主其事者爲趙太侗君。迨民國三十一年，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與本館合併，修訂平劇劇本工作，改由本館社會組繼續辦理。迄今已經修竣七十餘種，概以組中歷年搜集之舞臺上最通行之劇本爲根據。至於坊間流行之平劇劇本，訛誤脫漏之處，不勝枚舉，僅供參考而已。

關於修訂標準，首重內容意義，凡有涉及迷信殘暴或不合社教意義及違反時代意識之處，均酌量予以刪改。但爲劇界易於接受起見，以不多所更動爲原則，同時亦不忽略其原有技術之表現。每劇弁以引言，略述劇情及其意義。後附註釋，詳考劇中人物、地名及其與正史不相符合之處，以辨真僞，並將方言術語之未能通俗以及用典措辭之艱深費解者，一一加以說明，以供閱者參考。未並殿以修改經過，舉列原有劇詞，而略述其必須修正之理由，以明責任之所在，兼便質教於通家。

此次印行之修訂平劇選，係以四種彙成一集，各劇均經教育部審定，並曾加以實驗，故能切合實用。今後當陸續刊印，藉符輔助社教發揚藝術之本旨。惟修訂平劇，困難甚

多，如何使其躋於情理兼顧善美並臻之境地，則有待於各方賢達戲劇專家之匡助，尤冀劇界人士，認真採用，以證得失，實深盼幸。

參加修訂平劇劇本工作始終其事者有：程虛白、徐筱汀、林柏年、姜作棟四君；中途調任他職者有張景蒼君；先後離館者有：吳伯威、李守珍二君。復賴歷任社會組主任梁實秋、張北海、李宜琛三君，督導進行，故獲迅觀厥成也。

凡例

一、修訂平劇劇本，先選定一百種，其選擇之標準以適合社會教育之意義爲主，兼顧及其藝術上之價值。

二、修訂時所根據之藍本，以坊間舞台上最通行者爲主，求其平易可用；至於舊本、善本、及名伶祕本，蒐求匪易，多付闕如，間有所得，亦僅供參考。

三、劇情大體優良，內容有涉及迷信、殘暴或不合社教意義之處，均酌量予以刪改。

四、平劇劇詞，率嫌俚俗，不通順處亦屬常見，均酌予修潤，但爲劇界見於接受起見，以不多所更動爲原則。

五、每劇弁以「引言」，略述劇情及其意義，後附「註釋」，以供閱者參考。並殿以「修改經過」，以明責任之所在，兼便質教於通家。

目次

硃痕記(李效厂修訂)	………	一
打鼓罵曹(吳伯威修訂)	………	三二
走雪山(吳伯威修訂)	………	五三
寧武關(程虛白修訂)	………	七一

硃痕記

一 引言

「硃痕記」一名「牧羊卷」，又名「雙槐樹」，故事的大概是這樣：

唐朝時候，「西域國元帥黃龍」造反，山東有居民朱春登，替叔從軍。朱春登離家後不久，他的叔父就死去了，家裏剩下了他的老母及妻子趙錦棠同寡婦宋氏，一同過活。宋氏性陰險，欲將趙錦棠婆媳除去而獨霸家產。當初朱春登從軍時，宋氏即明派她內姪宋成作僕從，送他上路；却暗屬宋成在半途中將朱春登害死。結果，沒作成功，只將朱春登的行李拐騙回家，詐言朱春登已死。後宋氏要趙錦棠改嫁宋成，她不答應，乃想盡方法磨折她；先迫她到磨房推磨，又趕她去深山牧羊，穿破衣，吃壞飯，飽受飢寒之苦。最後，婆媳二人，乃流浪到外邊討飯度日。

後來朱春登平番有功。榮歸故里。一日宋成聽人說朱春登已經做了官，馬上就回家了，深恐他回家後追問他母親和妻子的下落，遂與宋氏商議，在墳地裏堆起了兩個假墳頭，作爲趙錦棠婆媳已死。朱春登回家後，上墳祭祖，在墳前捨飯，恰巧他的母親和妻子

來討飯，才得母子夫妻相見。宋氏自覺沒臉見人，就碰死在墳前的雙槐樹下了。

這段故事本為不見經傳的傳說，所以，有的說這是五代時候的故事。我們依據的藍本，一開始就是郭子儀上場，那麼，只好說這是唐朝的故事了。

本劇雖已將原來的迷信部分刪掉，仍未失其教人為善之原意。吾人立身處世，凡合乎真理與正義的，都算是善；「行善」的人，必能或多或少、直接間接的有功於社會人羣，因而也必然的受到別人的崇敬；這就是「善有善報」。反過來說，凡違背真理與正義的，都算是惡；「作惡」的人，必能或多或少、直接間接的有害於社會人羣，因而也必然的受到別人的唾罵，這就是「惡有惡報」。所以，「善惡到頭都有報」這句話，正是自然法則，用不着神佛來作保證。

二 本 劇

劇中人：

四紅龍套

四白籠套

郭子儀

朱春登

〔外〕

〔生〕

朱春科

〔小生〕

李仁

〔副淨〕

宋成

〔丑〕

宋氏

〔彩旦〕

二差役

〔丑〕

地保

〔例由宋成兼扮〕

朱母

〔老旦〕

趙錦棠

〔正旦〕

第一場

〔四紅龍套引郭子儀(註一)上〕

郭子儀 (念)家貧出孝子，國亂顯忠臣。(白)老夫郭子儀，今奉聖旨，封賞功臣。左右，開道！(牌子同下)

第二場

〔四白龍套引朱春登朱春科上〕

朱春登 (白)西域(註二)狼烟盡，

朱春科 (白) 共享大平春。

朱春登 (白) 矯矯(註三)虎臣(註四)不可當，全憑神箭定邊疆。

朱春科 (白) 我兄韜略似呂望(註五)，才得威名天下揚。

朱春登 (白) 本帥朱春登。

朱春科 (白) 下官朱春科。

朱春登 (白) 賢弟你我平西有功，不知聖上怎樣傳旨下來？

朱春科 (白) 候中軍回來，便知明白。

李 仁 (上白) 龍虎臺前出入，貔貅(註六)帳裏傳宣。啓爺：聖旨下。

朱春登 (白) 香案接旨。

李 仁 (白) 有請！

(四龍套引郭子儀上)

郭子儀 (白) 聖旨下，跪聽宣讀！

朱春登 (同跪白) 萬歲！

朱春科

郭子儀 (白) 今有朱春登平西有功，加封平西侯之職；朱春科隨征有功，封爲忠義大夫，

特賜假一月，回家祭祖」。聖旨讀罷，望闕謝恩！

朱春登 (同白) 萬萬歲！(起立介)

朱春科 (白) 有勞千歲捧旨前來，後堂留宴。

郭子儀 (白) 皇命在身，不敢久留，告辭了。(四龍套郭子儀同下)

朱春登 (白) 賢弟，聖上命你我兄弟回家祭祖，賢弟請來傳令。

朱春科 (白) 還是兄長傳令。

朱春登 (白) 中軍聽令！

李仁 (白) 在！

朱春登 (白) 命你先行，一路之上，不可馬踏田苗，違令者斬！——呵，回來！在石河縣

南門外雙槐樹前，有一宋成，拿來見我！

李仁 (白) 得令！馬來！(下)

朱春登 (白) 衆將官！(衆應介) 就此起馬！(同下)

第二場

宋成 (內白) 呵哈！(上念) 春登回家着了忙，快尋姑媽作商量。(白) 我小子宋成；前者奉了姑媽之命，半路刺殺朱春登，不料來了個打獵的，打了我一鳥信，將我嚇走，未能將他殺死。是我回來，對我姑媽言講。我說，將他害死啦。我姑媽信以

爲真。如今他做官回來啦，豈肯與我干休？這便怎麼好哇……有了！回去與姑媽商議，想個主意。到了，姑媽快來呀！

宋 氏 (上白)來了，來了！誰呀？

宋 成 (白)是我。姑媽，大事不好啦！

宋 氏 (白)什麼事？

宋 成 (白)朱春登做官回來啦！

宋 氏 (白)哎喲！

宋 成 (白)怎麼啦？

宋 氏 (白)嚇了姑媽我一褲子尿。

宋 成 (白)這倒省事。

宋 氏 (白)你不是早就把他殺啦嗎？怎麼他又做官回來了呢？

宋 成 (白)我不是早就告訴你啦嗎？我奉你之命，在半路上刺殺於他；不料來了個打獵

的，打了我一鳥槍，將我嚇跑啦。是我回來，給你說啦個瞎話。如今他又做官回來啦，這可怎麼好呢……

宋 氏 (白)真是把我也嚇糊塗啦！——他回來要向我娶他的母親妻子，那可怎麼辦呢？

宋 成 (白)他媽給他妻子叫您給打在磨房挨磨，又叫她娘兒倆前去牧羊。一陣狂風刮走

啦，就沒回來，八成是死啦。

宋氏（白）那得想個主意？

宋成（白）大家想個主意才好。

宋氏（白）咱大家想來——（想介）！

宋成（白）想個什麼辦法吶？——有啦！我到雙槐樹前堆兩個土堆，作爲是她婆媳二人的墳墓，朱春登回來了，就說她娘兒倆死啦，你看好不好？

宋氏（白）好！——這叫什麼計？

宋成（白）這就叫做「平地起孤堆」。

宋氏（白）好！就這麼辦吧！（同下）

第四場

（二差役引李仁上）

二差役（同白）來此已是雙槐樹。

李仁（白）前去問路。

（宋成上）

二差役（同白）呔，我們這裏有禮！

宋 成 (白) 你有理？我沒有理？

二差役 (同白) 我們是問路的。

宋 成 (白) 鹿在山上吃草；有犄角的是公的，沒犄角的是母的。

二差役 (同白) 我們向你問個信。

宋 成 (白) 藥舖裏有信，吃了就死，死了就埋。

二差役 (同白) 我們是問姓名的。

宋 成 (白) 問星名？天亮出來的叫曉星；跑來跑去的叫賊星。

二差役 (同白) 問你一個人的姓名。

宋 成 (白) 鬧半天你們是找人的呀！

二差役 (同白) 正是。

宋 成 (白) 有名便知，無名不曉。但不知你們問的是那一個？

二差役 (同白) 問的是宋成。

宋 成 (白) 他老人家死啦。

二差役 (背白) 夥計，宋成這小子真沒福氣！這二百兩銀子和一匹馬，咱倆分了吧！

宋 成 (白) 噯？看這兩個小子，鬼鬼祟祟，不知道找我到底是什麼事，我來問問他們。

看：噯，你們問宋成，到底有什麼事啊？

二差役（同白）他有一兄長，名叫朱春登。軍前得了勝，皇上把他封。帶來一封信，當面交宋成。紋銀二百兩，外有馬青驪。不料這小子他死啦，沒福氣！

宋成（白）此地有兩個宋成，一老一小；老宋成死啦，小宋成還活着。

二差役（同白）在哪裏？

宋成（白）遠看，

二差役（同白）沒人。

宋成（白）近覷，

二差役（同白）只怕就是你！

宋成（白）不錯，就是我！拿銀子來。

二差役（同白）到二爺那裏去領。

宋成（白）參見二爺！

李仁（白）你可是宋成？

宋成（白）我是宋成。

李仁（白）鎖了！（二差役鎖宋成同下）

第五場

（四龍套引朱春登，朱春科，宋氏同上）（李仁，二差役押宋成上）

李 仁 (白) 參見侯爺！宋成現已拿到。

朱春登 (白) 綁上來！

李 仁 (白) 綁上來(二差役押宋成上前介)

朱春登 (白) 哇！大膽的宋成，前番將我的行囊拐去，又欲加害於我，你還有何話講！

宋 成 (白) 小的不敢！

朱春登 (白) 斬了！

(李仁立斬宋成介)

朱春登 (白) 婦娘，姪兒斬得可公？

宋 氏 (白) 斬得公。

朱春登 (白) 斬得可是？

宋 氏 (白) 斬得是。

朱春登 (白) 拖了下去！

二差役 (白) 傳地保！

(宋成當場換鬚換帽改扮作地保介)

地 保 (白) 什麼事？

二差役 (同白) 宋成那個王八蛋死了。

地保（白）他老人家怎麼死啦？真是好人不長壽。禍害活千年！聖上有旨，是不是賜他

金頂玉葬！

二差役（同白）拖下去撩入萬人坑！（同下）

朱春登（白）嬌娘！姪兒回家半日，怎不見我母親和妻子。她們往哪裏去了？

宋氏（白）大相公不要提起！你的母親妻子，自你走後，她二人今日也想，明日也想，

可就把她二人給想死了！

朱春登（白）哎呀！（昏迷介，衆喚介）（唱反二黃倒板）聽說是他婆媳雙雙命短，（叫

頭）母親！錦棠！哎，娘呀！（唱反二黃搖板）好一似刀割肉箭把心穿。問嬌娘

他婆媳何處埋殮？

宋氏（白）埋在雙槐樹，

朱春登（白）嗽！（接唱）卻原來雙槐樹前，叫中軍！

李仁（白）有！

朱春登（接唱）備祭禮爺去祭奠！

李仁（白）呵！

朱春登（接唱）我只得身穿孝頭帶蘇冠。（白）娘呵！（同下）

第六場

(二差役上)

甲 (念)爲人莫當差，

乙 (念)當差不自在。

甲 (念)風裏也得去，

乙 (念)雨裏也得來。

甲 (白)夥計請了，

乙 (白)請了。

甲 (白)奉了侯爺之命，前去雙槐樹打掃墳台，就此前往。

乙 (白)請！

(甲乙掃墳介)

甲 (同白)有請二爺！

李 仁 (上白)可曾打掃乾淨？

乙 (同白)打掃乾淨了。

李仁 (白)下面伺候！

甲 (同白)是！

李仁 (白)有請侯爺！

宋氏 (上白)哎喲，我的嫂子啊！

(朱春登朱春科同上)

朱春登 (白)娘啊！(跪拜介)(唱二黃倒板)見墳台不由人淚流滿面，(叫頭)母親！錦

棠！喂呀娘啊！(接唱回龍)尊一聲去世的娘細聽兒言。(李仁、朱春科、宋

氏分下)(接唱反二黃慢板)都只爲西域國黃龍(註七)造反，你孩兒替叔父去到軍

前。戰場中兒射了三支神箭，因此上斬賊酋掃滅狼烟。聖天子開隆恩將兒垂念，

封孩兒平西侯轉回家園。實指望回家來母子們相見，不料想兒的娘竟喪黃泉！只

哭得朱春登把肝腸痛斷，肝腸痛斷，兒的娘啊！(轉反二黃原板)吃的什麼爵祿

兒做的是什麼官！功名富貴如同夢幻，入山修道削髮參禪，哭罷了老娘親把妻室

來喚，哭一聲趙錦棠你在那邊？夫妻們好一似鴛鴦拆散，夫享榮華，妻喪黃泉！

我和你恩愛夫妻難得相見，難得相見，(宋氏、朱春科、李仁暗上)(轉反二黃

搖板)要相逢除非是夢裏團圓。

宋氏 (白)大相公，算了吧，不用哭啦。

朱春登 (白) 中軍！

李仁 (白) 有！

朱春登 (白) 看官誥伺候。

李仁 (白) 官誥在此。

朱春登 (白) 母親！孩兒平西有功，掙來官誥在此，你怎的不來穿，怎的不來戴呀！——

嬌娘！

宋氏 (白) 大相公！

朱春登 (白) 姪兒掙來的官誥，請來穿戴！

宋氏 (白) 這是你母親的，我怎麼能穿戴哪？

朱春登 (白) 我那母親麼(悲介)……哎！無有這樣的福份了！嬌娘不必推辭，就請穿戴起來。

(宋氏穿戴畢，作醜態下)

朱春登 (白) 賢弟！

朱春科 (白) 兄長！

朱春登 (白) 你伯母和嫂嫂已死，愚兄無心在朝爲官，情願削髮參禪，賢弟意下如何？

朱春科 (白) 但憑兄長。

朱春登 (白) 中軍！

李仁 (白) 有！

朱春登 (白) 侯爺不願在朝爲官，意欲削髮參禪。在此高搭簾棚，捨飯七日；如有貧苦之

人，前來討飯，不許難爲他們。倘若難爲他們，打斷爾等的狗腿！記下了！

李仁 (白) 是！

朱春登 (白) 正是：可嘆母妻亡故早，

朱春科 (白) 怎不教人淚雙拋？

朱春登 (白) 哎！娘呵！(與朱春科同下)

(二差役暗上)

李仁 (白) 來！侯爺傳出話來，在此高搭簾棚，捨飯七日；如有貧苦之人前來討飯，不

許難爲他們。倘若難爲他們，打斷爾等的狗腿！記下了！

二差役 (同白) 是！

(李仁下)

差役甲 (白) 夥計！咱們吆喝吆喝：

(同白) 有要飯的，到這兒來呀！

朱母 (內同白) 苦哇！

趙錦棠

朱 母 (內唱二黃倒板) 月兒彎彎照九州，

(趙錦棠、朱母同上，跌介。趙扶朱母介)

趙錦棠 (唱二黃搖板) 婆媳討飯在外遊！

朱 母 (接唱搖板) 害得我婆媳們無路可走，

趙錦棠 (接唱搖板) 不知何日才出頭。

朱 母 (白) 媳婦，爲娘腹中飢餓，如何是好？

趙錦棠 (白) 啊，婆婆，不知那家在此捨飯？待媳婦前去討飯，好與婆婆充飢。那邊有一
土台，婆婆請坐下了。

朱 母 (白) 媳婦快些前去！

趙錦棠 (白) 二位將爺，貧婦有禮！

二差役 (同白) 幹什麼的？

趙錦棠 (白) 我有八旬的婆婆，三餐未曾用飯；望求二位將爺，如有殘茶剩飯，賞我一碗
半碗，好與婆婆充飢呀！(哭介)

二差役 (同白) 你要飯的也不看時候！如今早飯已過，晚飯未到；明天來了，一齊給你。

趙錦棠 (白) 偏偏來的不湊巧！

朱 母 (哭白) 餓壞了！

趙錦棠（哭介）喂呀！（跪唱二黃搖板）我哭哇……哭一聲二將爺，我叫……叫一聲二軍官，可憐我有八十歲的老婆婆，她三餐未曾用飯，眼兒得餓死在那……荒棚外邊！
啊啊啊！二將爺呀！

差役甲（哭介）咳咳咳……

差役乙（白）得了吧！你哭的什麼？

差役甲（白）夥計，你沒聽見哪，她有八百多歲的老母雞……

差役乙（白）老母親！

差役甲（白）三年還沒吃過飯。

差役乙（白）三餐沒會吃飯。

差役甲（白）你看她哭的那麼怪可憐的，咱把二爺請出來，跟他商量商量。有請二爺！

李仁（上白）何事？

二差役（同白）外面有一貧婦，前來討飯。

李仁（白）現在早飯已過，晚飯未到，那裏有飯給她？

差役甲（白）小人也是這樣說，怎奈他苦苦哀求。因此請二爺出來，行個方便，請你到廚房去看看，如有殘茶剩飯，給她一碗半碗，那裏不是修行積德？修得你這一輩子當二爺！下一輩子就不當二爺啦。

李仁

(白)什麼東西，看他們的造化如何。廚下的！可還有殘茶剩飯？(內場應白：「侯爺思念老太太，一碗飯未曾吃完，拿了去吧！回來！小心侯爺的碗！」是。)

侯爺思念老太太，有半碗剩飯在此教她拿去充飢。

二差役

(同白)是！

李仁

(白)轉來！小心侯爺的碗！

差役甲

(白)是！夥計，你看這要飯的，還真有點造化，碗裏還剩着一個肉丸子呢！
(吃丸子介)

差役乙

(白)你真沒出息！拿來我喝點湯！(喝湯介)要飯的！這兒有半碗剩飯，拿去充飢。

趙錦棠

(白)放在地下！

差役乙

(白)夥計，你看這要做，還有這麼多的窮規矩呢！

差役甲

(白)小心侯爺的碗！

趙錦棠

(白)曉得！啊，婆婆，媳婦要來了半碗剩飯，婆婆請用。

朱母

(白)媳婦你呢？

趙錦棠

(白)我麼……哎，卻還不餓。(朱母食介趙錦棠看介)且住！看此處好像我家的墳塋，不知何人在此捨飯？待我稟報婆婆知道。啊，婆婆！看此處好像我家墳

瑩：不知何人在此捨飯？

朱母（白）你怎曉得這是我家的墳塋？

趙錦棠（白）媳婦過門的時節，上墳祭祖，記得有這兩顆槐樹，故而認得。

朱母（白）記得清？

趙錦棠（白）記得清。

朱母（白）認得明？

趙錦棠（白）認得明。

朱母（白）待我看來。

差役甲（白）往那裏走呵！出去！出去！

朱母（白）我們看看就走。

差役甲（白）放着飯不吃，跑到這裏來看墳！

朱母（進靈堂看牌位介，白）朱龍朱虎，哎呀！（哭跪，趙錦棠同跪介）（唱二黃搖板）

見靈牌不由人淚如雨降，我婆媳只落得如此下場！哭一聲祖先爺你在哪廂？（失手碎碗與趙錦棠出門介）

李仁（怒介）嚶！

（四龍套引朱春登上）

朱春登 (白)中軍！

李 仁 (白)有！

朱春登 (白)外面爲何吵鬧？

李 仁 (白)啓侯爺：外面有兩個貧婦，前來討飯，小人對她言道：早飯已過，晚飯未到。是她苦苦哀求，才將侯爺吃剩下的半碗殘飯，賞與她們，不料她自不小心，將侯爺的飯碗打碎，因此喧嘩。

朱春登 (白)嚶！我剛才怎樣吩咐與你：如有窮苦之人前來討飯，不許難爲他們，想是你等難爲了她們，來，拉下去，打！

李 仁 (白)哎呀侯爺呀！將她婆媳二人，或老或少，傳進一名，簾棚問話，果是難爲了他們，就是打死小人，也是甘心情願！

朱春登 (冷笑介)跪在一旁！

差役甲 (白)二爺，跪在這兒，這邊乾淨點。

朱春登 (白)來！

差役甲 (白)有！

朱春登 (白)傳話出去，教那兩個貧婦，或老或少，喚進一名，簾棚答話。打碗之事，一概不究。回話完畢，還要調濟她們。

差役甲 (白)是！

朱春登 (白)轉來！不許驚嚇她們！

差役甲

(白)是！(出棚見朱母睡介)好精神，這麼一會兒就睡着啦；呀味！看你們飯也洒啦，碗也打啦，侯爺怒啦，二爺也怒啦，差一點把我們兩個給副啦。裏面傳出話來；教你們或老或少，進去一名席棚回話；回話完畢，還要調濟你們。教你們老的進去，小的就別進去；小的進去，老的就別進去；別都進去，也別都不進去！我們這裏頭還跪着一個呢！

趙錦棠

(白)哎呀婆婆呀！裏面傳出話來，教我婆媳二人，或老或少，進去一名，席棚答話，回話完畢，還要調濟我們。還是婆婆進去吧。

朱母 (白)媳婦，爲娘我說話不明，聽話不準，還是你進去吧。

差役甲 (白)夥計，你看這個老奸巨猾，吃飯有她；進棚回話，她就不去啦。

趙錦棠 (白)是，媳婦前去就是。(龍套吆喝又折回介)哎呀婆婆呀，裏面吶喊連聲，媳

婦我心中有些害怕，婆婆還是你；你；你；你進去吧！

朱母 (白)兒啊！你只管放胆進去，他們不難爲你便罷；倘若爲難於你，爲娘我破着這

條老命不要，和他們拚了！

差役甲 (白)吃飽了飯，跑到這兒拚命來啦！

趙錦棠 (白) 貧婦告進！(跪介) 參見侯爺。

朱春登 (白) 那一婦人，為何不抬起頭來？

趙錦棠 (白) 有罪，不敢抬頭。

朱春登 (白) 恕你無罪。

趙錦棠 (白) 謝侯爺！(與朱春登對看介)

朱春登 (同時出) 哎呀且住！看這貧婦，好像我妻模樣，驢娘道他婆媳已死，怎麼她她還在呀？既是我妻在，
趙錦棠 (同時出) 哎呀且住！看這侯爺，好像我夫模樣，驢娘道他陣前已死，怎麼他他他還在呀？既是我夫在

此，禮當相認，哎呀我的妻……
此，禮當相認，哎呀我的夫……

龍套 (吆喝介) 哦！

朱春登 (同時白) 錯認長妻，那遷了得？這這這便怎麼處……？暖，我自有道理！

趙錦棠 (同時白) 錯認官長，那遷了得？這這這便怎麼處……？暖，我自有道理！

朱春登 (白) 那一貧婦，我手下之人，那個為難於你？從實講來！

趙錦棠 (白) 這個……侯爺他——

李仁 (白) 呔！你們要飯的，可得拿出良心來呀！

趙錦棠 (白) 他，他他他是個好人哪。

李仁 (白) 侯爺你看如何！

朱春登 (冷笑介白) 起過一旁！

(各歸原位介)

李仁 (白)謝侯爺！

二差役 (同白)二爺辛苦啦。

李仁 (白)滾了下去！

(二差役下)

朱春登 (白)那一婦人，家住那裏？姓甚名誰？不要害怕，從實講來，侯爺也好開濟於你。

趙錦棠 (白)侯爺容稟！(唱西皮倒板)趙錦棠跪簾棚淚流滿面，

龍套 (吆喝介)哦！

朱春登 (白)兩廂退下！(龍套分下)慢慢講來！

趙錦棠 (唱西皮慢板)尊侯爺細聽我表敘根源。

朱春登 (白)家住那裏？

趙錦棠 (接唱慢板)家住在山東省石河小縣，在城南朱家莊有我的家園。

朱春登 (白)你父何人？

趙錦棠 (接唱慢板)我的父趙都堂官高爵顯，

朱春登 (白)匹配何人？

趙錦棠 (接唱慢板)配兒夫朱春登……

李 仁 (白)看刀！

朱春登 (白)候爺在此問話，哪個要你多事？還不下去！

李 仁 (白)呵！(下)

朱春登 那一婦人，往下講來！

趙錦棠 (改唱西皮原板)配兒夫朱春登結髮良緣。

朱春登 (白)你丈夫哪裏去了？

趙錦棠 (接唱原板)都只爲西域國黃龍造反，

朱春登 (白)黃龍造反，乃是國家大事，與你丈夫什麼相干？

趙錦棠 (接唱原板)我兒夫替叔父去到軍前。

朱春登 (白)可有書信回來？

趙錦棠 (接唱原板)有書信我孀娘自己觀看，她言道我兒夫命喪軍前。

朱春登 (背弓介白)哎呀孀娘啊！這就是你大大的不是了！姪兒出外投軍，爲何咒罵於

我？——後來便怎麼樣？講！

趙錦棠 (接唱原板)此時間我孀娘逼奴改嫁，

朱春登 (白)改嫁何人？講！

趙錦棠 (接唱原板)他教我與宋成匹配姻緣。

朱春登 (背弓介白) 嬌娘呵嬌娘！想那宋成是甚等樣人，敢娶郡堂之女，侯爺之妻！這一貧婦你可曾應允於他？快些講來！

趙錦棠 (接唱原板) 因不從打至在磨房研麵，又不從趕至在(轉二六) 牧羊山前。白日裏吃的是黃齏剝飯，到晚來與羣羊在一處安眠。(轉搖板) 望侯爺開大恩將奴憐念，哎呀侯爺呀！到來生變犬馬結草啣環。

朱春登 (白) 嗷(唱西皮慢板) 聽我妻趙錦棠言講一徧，好一似刀割肉箭把心穿。嬌娘道她婆媳雙雙命短，爲什麼我的妻，現在此間？哪裏有人死後又能相見？莫不是夫妻們夢裏團圓？我這裏出簾棚用目觀看，又只見影在地紅日在天。趙錦棠左手上硃砂一點，是不是上前去細問根源。(白) 啊，那一婦人，趙錦棠左手上硃砂一點，你可有麼？

趙錦棠 (白) 這個……有的！

朱春登 (白) 伸出手來待我觀看。

趙錦棠 (白) 侯爺請看！

朱春登 (看介) 哎呀妻呀！

趙錦棠 (白) 侯爺爲何這樣相稱？

朱春登 (白) 賢妻不要害怕，我是你丈夫朱春登做官回來了！

趙錦棠 (白) 怎麼！你是我丈夫朱春登做官回來了？——當真？

朱春登 (白) 當真！

趙錦棠 (白) 果然？

朱春登 (白) 果然！

趙錦棠 (唱哭板) 啊啊啊，我的夫哇！(唱西皮搖板) 只說是夫妻們不能相見，又誰知今日裏又得團圓！

朱春登 (唱搖板) 問賢妻老母親爲何不見？

趙錦棠 (唱搖板) 老婆婆現在那蓆棚外邊。

(朱母暗上)

朱春登 (唱搖板) 教賢妻前引路休要遲慢，(圓場跪介) 不孝兒朱春登做官回還。

朱 母 (驚愕介) 啊！打碎你的碗，賠你的碗，也就是了。

趙錦棠 (白) 啊，婆婆不要害怕，他是你兒朱春登做官回來了。

(李仁暗上)

朱 母 (悲介) 兒啊！你做了官，爲娘我討了飯了哇……(哭介)

朱春登 (白) 看衣更換！

(朱母換冠幘介) (朱春登與趙錦棠同拜朱母，李仁亦拜介)

朱春登 (白) 母親在上，恕孩兒不孝之罪。

朱母 (白) 孩兒何罪之有？兒啊，家中之事，你要與我問個明白。

朱春登 (白) 孩兒遵命！中軍！

李仁 (白) 有！

朱春登 (白) 有請二老爺！

李仁 (白) 有請二老爺！

朱春科 (上念) 忽聽兄長喚，邁步到跟前。(白) 兄長何事？

朱春登 (白) 賢弟！你伯母與嫂嫂，當真亡故了麼？

朱春科 (白) 當真亡故了。

朱春登 (白) 你望上觀看！

朱春科 (白) 哎呀我那伯母嫂嫂啊！(拜介)

朱春登 (白) 賢弟！你我在朝爲官，不料孀娘在家卻做出此事！——賢弟！你要問個明

白！

朱春科 (白) 此事小弟一概不知，請出母親一問，自然明白。有請母親！

宋氏 (上念) 姪兒做高官，官誥給我穿。(白) 兒啊，請母親出來，有何話講啊？

朱春科 (白) 伯母和嫂嫂，當真亡故了麼？

宋 氏 (白)當真亡故了。

朱春科 (白)你望上觀看！

宋 氏 (白)打鬼！打鬼！

朱春科 (白)孩兒不在家中，不想母親做出這
吧！
來，教孩兒怎樣爲人？哎，待我碰死了

宋 氏 (白)我兒不必如此，爲娘我自有主意。——且住！只說她婆媳二人，早就凍餓而死啦，不想她們又回來啦！我做出這樣喪良心的事來，還有什麼臉面見人？也罷！人活百歲也是死，不如碰死了吧！(碰死介)

朱春科 (哭介)哎呀母親啊！

朱春登 (白)賢弟不必啼哭，吩咐購買上等的衣衾棺木，將孀娘好好盛殮起來了便了。

(白)中軍！

李 仁 (白)有！

朱春登 (白)家中擺宴，慶賀骨肉團圓者。

朱 母 (白)正是：(念)人虧非爲虧，

朱春登 (念)善惡各有歸！

趙錦棠 (念)不信冷眼看！

李仁（白）老太太，（念）公道饒過誰！

趙錦棠（白）好一個：「公道饒過誰！」

朱母（白）兒啊！攪爲娘的來呀……哈哈；（下）（完）

【註釋】

（註一）郭子儀 唐朝華州人，平安祿山史思明之亂，功勞第一，封汾陽王。

（註二）西域 自漢朝以來，稱西方諸國之地曰西域；並非一國國名。第六場朱春登唱詞中，有「都只爲西域國黃龍造反」句，乃是說西域諸國之中有一個國家的元帥名叫黃龍，領兵造反。

（註三）矯矯 勇武貌。

（註四）虎臣 稱讚武臣勇猛如虎也。

（註五）呂望 卽姜太公，周朝開國的賢臣。

（註六）貔貅帳 貔貅爲猛獸，因以比作勇猛的軍隊。「貔貅帳」和「中軍帳」一樣。

（註七）黃龍 據辭海亥集第一二四頁：晉朝五胡十六國中之北燕，宋朝稱爲黃龍國。這裏把西域和黃龍國拉在一起，本講不通，近來演全部「殊痕記」者，創自程硯秋，他把黃龍當作番邦元帥，較爲通順，故從其說。

三 修改經過

這齣戲的末一場，本有宋氏盟誓：「老天在上，我宋氏要有害她婆媳之心，立刻教龍

抓了」，盟誓剛完，就上來一條龍把她抓去，全屬迷信。已將其刪了去，但仍若有若干其他修改的地方，茲略述如下：

(一)第六場朱春登唱詞中「路途中兒得了三枝神箭」，有關迷信(第二場朱春登的上場詩，有「全憑神箭定邊疆」句，此「神箭」可解爲箭法如神)，已改爲「戰場中兒射了三支神箭」，以便保存原有唱腔，而又不涉及迷信。

(二)朱春登與趙錦棠相見，同時二人都有一段「背工」，朱春登的是「且住！看這婦人，好像我妻模樣，不免向前冒叫一聲——哎呀且慢！錯認民妻，臉上無光……」。趙錦棠的是「且住！看這官長，好像我夫模樣，不免向前冒叫一聲——哎呀且慢！錯認兒夫，臉上無光……」。這有點不近情理：原因是，到此時爲止，丈夫以爲妻早死了，妻也以爲丈夫早死了，乍見之下，第一個問題就應該是「他(或她)不是早死了嗎？怎麼現在還活着」？所以，我們將朱春登的「背工」改爲「哎呀且住！看這貧婦，好像我妻模樣，嬌娘道她婆媳已死，怎麼她她還在呀……！」將趙錦棠的「背工」改爲「哎呀且住！看這侯爺，好像我夫模樣，嬌娘道他陣前已死，怎麼他他還在呀……！」

(三)第六場朱春登唱詞「……嬌娘道他婆媳早把命短，爲什麼她還在陽世人間？莫不是她死的苦陰魂不散？莫不是魍魎鬼把我來纏」？太迷信，我們已改爲「……嬌娘說她婆媳雙雙命短，爲什麼我的妻現在此間？哪裏有人死後又能相見？莫不是夫妻們夢裏團

「圓」？

(四)「戲曲讀本」雖已將盟誓龍抓刪去，但收束得實嫌太匆促，牠的結尾是「朱母白：『啊，兒啊，你做了官了，爲娘討飯了！』（掃頭同拉下)』」。此外還有一點不妥當，就是朱春登的孀娘（宋氏），全無交待，這是與一般大衆的口味不合的。所以我們教她碰死了，以作收束。

(五)全劇終場之前，有四句下場詩是「人虧天不虧，善惡有輪迴。不信抬頭看，蒼天饒過誰」！因其涉於迷信報應，故改爲一人虧非爲虧，善惡各有歸。不信冷眼看，公道饒過誰」！

打鼓罵曹

一 引言

「打鼓罵曹」演述三國時代禰衡的故事。

禰衡字正平。才辯過人而志行高潔，是喪亂時代的卓異人物。與北海太守孔融交好。孔融薦之於曹操。

曹操滅董卓呂布，獨攬朝政，欲招降劉表；想禰衡裝作使者，乃約來見面。禰衡爲人忠正不阿，久聞曹操奸惡。見面以後，曹操又十分倨傲，禰衡不堪，以語言相譏。曹操看他不肯屈從，乃故意派他爲鼓吏以辱之，他居然受命不辭。

翌日適逢元旦，曹操大宴羣臣，命新任鼓吏前來擂鼓助興。

鼓吏應著新衣，禰衡前來，不但新衣未著，反裸體而進，以辱曹操，搥「漁陽三搥」，淵淵有金石聲。曹操下位接談，禰衡數其罪惡，辱及先人，曹大狼狽。

後經百官勸解，禰衡權允赴荊州。曹操與羣臣，不歡而散。

此劇故事脫胎於「三國演義」第二十三回「禰正平裸衣罵賊……」而微加改動。明徐渭作傳奇「四聲猿」，其一爲「狂鼓吏」，也演述「打鼓罵曹」故事的，但別出心裁，謂在陰司中當着閻君重演昔年情景，與平劇本無大關係。

曹操爲人，已被公認爲漢末權奸，但愛禰衡之才，而禰衡又恥居其下，便惱羞成怒，便爲鼓吏以辱之。及禰衡辱罵，心懷憤恨，而不願居殺士之名，迫之赴荊州，欲借劉表以殺之，充分表現其人格的卑鄙和心術的險惡，禰衡以一介寒儒，激於大義，辱罵國賊；充分表現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本劇將善與惡兩種人格對照描寫，意義極爲顯明。

二本劇

劇中人：

禰衡

〔生〕

四文堂

〔龍套〕

曹操

〔副淨〕

張遼

〔生〕

孔融

〔末〕

四朝官

〔生〕〔末〕〔外〕〔丑〕

打鼓罵曹

二旗牌
〔生〕

第一場

〔彌衡上〕

彌衡
〔引〕天寬地闊；論機謀，智廣才多。（坐念詩）口如懸河語似流，全憑舌尖運機

謀。男兒若具擎天手，自然談笑覓封侯。（白）卑人姓彌名衡字正平。乃平原〔註一〕孝義村人氏。幼讀詩書，深通戰策；少遊北海〔註二〕，結交孔融〔註三〕。他將我薦與曹府作幕。想那曹操，名爲漢相，實乃漢賊，焉能敬賢禮士。明日進得相府，必須要見機而行。正是：未逢聖明主，有負棟樑材。（唱西皮快三眼）平生志氣欲凌空，似蛟龍困在淺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動，際會風雲上九重。（下）

第二場

〔四文堂上、曹操上〕

曹操
〔唱西皮流水板〕三國不和刀兵擾。晝夜思想計千條。要把狼烟一齊掃。（坐介

轉搖板）四海昇平樂逍遙。（張遼〔註四〕上）

張遼
〔內白〕走哇！（上唱西皮搖板）一封書信忙修好，見了丞相把令交。（白）參見

丞相！

曹操（白）罷了！張將軍！老夫命你修書，可曾修好。

張遼（白）書信修好，但不知何人前往？

曹操（白）也曾命孔大夫呼喚禰衡，未見到來。

張遼（白）想必來也。

孔融（內白）走哇。（上唱西皮搖板）禰衡先生我請到；見了丞相說根苗。（白）參見丞相！

曹操（白）罷了！命你呼喚禰衡，可曾到來？

孔融（白）現在府外。

曹操（白）叫他進來。

孔融（白）是。有請禰衡先生！

禰衡（內白）來也！（上唱西皮快板）相府門前殺氣高，密密層層掛槍刀。畫閣雕樑雙鳳繞，亞賽天子九龍朝。——（白）參見丞相。

曹操（白）罷了！下站何人？

禰衡（白）卑人姓禰名衡字正平。

孔融（白）呵，丞相！這就是禰衡先生。

曹操（白）咄！你當老夫不曉得他是禰衡不成！見了老夫，大模大樣，只行常禮，令人可惱！

禰衡（背工）（白）嗚呵呀！人言曹操輕賢慢士，今日一見，果然話不虛傳。孔大夫！你把我錯薦了哇。（唱快板）人言曹賊多奸巧，果然亞賽秦趙高（註五）。欺君誤國非正道，全憑勢力壓當朝。站立丹墀呵呵笑，那怕虎穴與籠牢。（冷笑介）哈哈！

曹操（白）禰衡！你爲何發笑？

禰衡（白）我笑這天地雖闊，卻無一人耳！

曹操（白）老夫帳下，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何言無人耳？

禰衡（白）你帳下文有誰能？武有誰勇？禰某不才，願聞一二。

曹操（白）你且聽道！

禰衡（白）講！

曹操（白）老夫帳下，文有荀彧荀攸（註六），郭嘉程昱（註七），雖陳平張良（註八）不及也，武有樂進李典（註九）許褚（註十）張遼，雖岑彭馬武（註十一）不及也。曹子孝（註十二）蓋世奇才，夏侯惇（註十三）無敵將軍，老夫興兵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何言無人耳？

禰衡（白）你道你帳下一個個俱都是英雄奇才，依禰某看來，俱是些無用之輩。

曹操 (白) 怎見得？

禰衡 (白) 聽道！

曹操 (白) 講！

禰衡 (白) 荀彧荀攸，可使弔喪問疾；郭嘉程昱，可使看墓守墳；樂進李典可使牧羊放馬；許褚張遼……

張遼 (白) 哼！

禰衡 (白) 也只好是擊鼓鳴金；曹子孝人稱要錢太守，夏侯惇呼爲完體將軍。餘下者，盡都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碌碌之輩，何足道哉！

曹操 (白) 你有何能？敢出此狂言大話！

禰衡 (白) 禰某不才：幼讀詩書，深通戰策；天文地理之書，無書不讀，三教九流 (註十四) 之事無事不曉；上可以致君爲堯舜 (註十五)，下可以配德於孔顏 (註十六)。我乃天下名士，豈肯與你這奸賊同黨？——孔大夫！你把我錯薦了哇！ (唱西皮快板) 平生志氣比天高，不願金銀結富豪，我本堂堂清士表，豈與犬馬共同槽！ (白) 住了！ (唱西皮搖板) 禰衡小兒真可惱，辱罵丞相爲那條！三尺龍泉出了鞘。 (舉劍介)

禰衡 (白) 你要做什麼？

孔融（欄介）（唱）將軍息怒慢開刀。

曹操（白）張將軍！不要污了老夫的寶劍！

張遼（白）哼！便宜了這廝！

禰衡（白）諒你也不敢哪！

曹操（白）禰衡！明日元旦佳節，老夫大宴羣臣，帳下缺少一名鼓吏，你可願當？

禰衡（白）這個……

孔融（白）禰先生，忍耐了罷！

禰衡（白）好！願當鼓吏。

曹操（白）明日來早便罷，倘若來遲，按軍令施行。張將軍！找出府去！（張推禰出介）

禰衡（冷笑介）嘿嘿嘿……（唱）二六板丞相委用恩非小，用爲鼓吏怎敢辭勞。站立在廊

下微微笑，孔大夫做事也不高。明知道曹賊多奸巧，全憑着勢力（轉快板）壓當

朝。我越思想心頭惱，想個巧計罵奸曹。罷！罷！罷！暫且忍下了，明日自有

我的巧妙著。（下）

孔融（唱搖板）禰衡先生性情傲，險些項上啖一刀。（下）

張遼（唱）禰衡小兒真可惱，丞相不殺爲那條！（下）

曹操（唱）袖內機關他怎曉，割雞馬用宰牛刀。（下）

第二場

繡
衡

(上白)咳！(唱搖板)適才與賊一席話；氣得我心中亂如麻！(念)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白)適才進得相府，與那賊深施一禮，他坐在上面，昂然不動，倒還罷了，反怪我的禮貌不週。明日大宴羣臣，將我用爲鼓吏，這分明是羞辱於我。我不免趁此機會，當着滿朝文武，將他叫罵一場，縱然將我斬首，也落個青史(註十七)名標。正是吓！明知山有虎；偏向啊，虎山行。(唱快板)昔日裏韓信(註十八)受跨下，英雄落魄走天涯。到後來登臺把帥掛，扶保漢室錦邦家。明日裏進帳把賊罵，拚着一死染黃沙；縱然將我的頭割下，落一個罵賊的名兒揚天涯。(下)

第四場

(四朝官上)

(白)日觀三千策，

(白)夜誦七篇詩。

(白)要知今古事，

生
末
外

打
鼓
罵
曹

丑 (白)須讀五車書。

生 (白)列位大人請了！

末外丑 (同白)請了！

生 (白)今乃元旦佳節，丞相有帖，約請你我，就此前往。請。

末外丑 (同白)請。

四朝官 (同念)正是：五鳳樓前朝金闕。宰相府中拜元勛。——(白)來此已是，門上那位

在？

張遼 (上念)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白)是那位？

四朝官 (同白)張將軍！

張遼 (白)原來是列位大人。

四朝官 (白)有勞通稟，我等求見。

張遼 (白)少站！——有請丞相！

曹操 (上白)何事？

張遼 (白)衆位大人到。

曹操 (白)奏樂相迎！

張遼 (白)奏樂相迎！

(吹打介)

四朝官 (進白)呵！丞相！哈哈！

曹操 (白)列位大人！請！

四朝官 (白)有帖相約，爲了何事？

曹操 (白)今當元旦佳節，備得有酒，你我痛飲幾杯。

四朝官 (白)到這就要叨擾。

曹操 (白)酒宴擺下！(四文堂二旗牌孔融上吹打入座介)

曹操 (白)請！

四朝官 (白)請！

曹操 (白)呵！列位大人。

四朝官 (白)丞相。

曹操 (白)老夫帳下新收一名鼓吏，叫他廊下擂鼓，你我痛飲幾杯。

四朝官 (白)我等願聞。

曹操 (白)來！鼓吏進帳！

二旗牌 (白)鼓吏進帳！

禰衡 (內白)來也！(唱西皮倒板)高祖昔年取成皋(上唱原板)楚漢相爭動槍刀。高

祖爺咸陽登大寶，一統山河樂唐堯。到如今出了個奸曹操；上欺天子下壓羣僚。我有心替主爺把賊掃，手中缺少殺人刀！下席坐的是（轉快板）奸曹操，上坐文武衆羣僚。元旦節與賊個不祥兆，假裝瘋魔罵奸曹，我把藍衫來脫掉。（脫衣介）

曹 操
（白）請！

四朝官
（白）請！（旗牌斟酒介）

禰 衡
（接唱快板）破衣襤衫擺擺搖。怒氣不息登甬道！

二旗牌
（白）呔！今乃元旦佳節，丞相大宴羣臣，破衣襤衫，成何體統？

禰 衡
（接唱）帳下兒郎鬧吵吵！

二旗牌
（白）好笑啊，哈哈！

禰 衡
（白）呔！你二人不必哈哈笑，有輩古人聽根苗。昔日太公（註十九）曾垂釣，張良進

履在圯橋；爲人受得苦中苦，脫卻了藍衫換紫袍。

二旗牌
（白）前輩古人，你焉能比得，

禰 衡
（白）呔！（唱）你二人把話講差了，休把虎子當狸貓。有朝一日時運到，拔劍要斬

海底蛟。

二旗牌
（白）青人白日，做夢不成？

禰 衡
（白）呔！（唱）休道我白日夢顛倒，頃刻就要上九霄。我把破衣也脫掉。（脫衣介）

(接唱) 赤身露體罵奸曹。耀武揚威朝上跑！

二旗牌 (白) 呔！你這鼓吏，赤身露體，丞相怪罪下來，那個擔戴？

禰衡 (唱) 你丞相降罪我承招，將身來在東廊道。

(改搖板) 看奸賊把我怎開消！

牌二旗 (白) 鼓吏喚到。

曹操 (白) 叫他擂鼓三通。

(禰衡打三通鼓介)

生 (同白) 列位大人！鼓吏擂鼓，猶如金聲玉振一般，你我敬賀丞相三杯。

末外丑 (同白) 請！

曹操 (唱西皮原板) 鼓吏擂鼓響如雷，文武百官痛飲三杯。張遼一旁牙咬碎；孔融帶

愧轉回歸。老夫下位觀鼓吏。(禰衡打夜深沉牌子介)

曹操 (唱搖板) 要將禰衡訓教一回。(白) 禰衡！

禰衡 (白) 曹操！

曹操 (白) 噫！爲何叫老夫曹操！

禰衡 (白) 你叫得我禰衡，我就叫得你曹操。

曹操 (白) 老夫也不怪罪於你。今乃元旦佳節，老夫大宴羣臣，你赤身露體，成何體統？

禰衡（白）我露父母清白之體，顯得我是清潔的君子。

曹操（白）你是清潔君子；那個是混濁的小人？

禰衡（白）你就是混濁的小人！

曹操（白）老夫身爲首相，何言混濁二字？

禰衡（白）聽道！

曹操（白）講！

禰衡（白）你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常懷篡

逆，是心濁也。我乃天下名士，將我辱爲鼓吏；猶如臧倉毀孟子，陽貨害仲尼。曹操

啊！賊！你真乃匹夫之輩也！（唱西皮快板）昔日裏文王訪姜尙，親臨渭水求棟樑，

臣坐輦，君引韁，爲國求賢理應當。枉在朝中爲首相，狗奸賊全然不識臭和香。

曹操（唱西皮搖板）老夫興兵誰敢當；赫赫威名天下揚。機謀賽過姜呂望，順某昌來

逆某亡！

禰衡（白）呸！（唱西皮搖板）曹操把話錯來講，正平言來聽端詳。鼓打一錘天地響。

鼓打二錘振朝綱。鼓打三錘滅奸黨，鼓打四錘國安康。鼓發一陣如雷響。管叫你

狗奸賊死無有下場。

四朝官（同白）哦！（唱西皮搖板）下得位來把話講。丞相爲何悶坐一旁？（白）丞相爲

何悶坐一旁？

曹操

(白)適才與鼓吏爭論幾句，故而悶坐一旁。

四朝官

(同白)待我等向前。

曹操

(白)有勞列位大人！

四朝官

(同白)這一鼓吏，家住哪裏？姓甚名誰？慢慢講來！

禰衡

(白)列位吓！(唱二六板)未曾開言我的心頭恨，尊一聲列公大人聽詳情；家住平原孝義村，姓禰名衡字表正平。胸中頗有安邦論，曾與孔融當過了幕賓。他把我薦與曹奸佞，賊有眼不識寶和珍！寧做忠良門下客，不願做好賊座上的人。

曹操

(白)舌辯之流！

禰衡

(白)吓！(唱西皮快板)賊道我舌辯流，蘇秦張儀(註二十)曾封侯。有朝一日權在手，要把奸賊一筆勾。

曹操

(白)井底之蛙，能起多大風浪！

禰衡

(白)吓！(唱快板)賊道我井底蛙，井底之蛙也不差；有朝一日風雲駕，要把奸賊一把抓！

曹操

(白)列位大人！

四朝官

(白)丞相！

打鼓罵曹

曹操 (白) 禰衡說老夫奸，老夫奸在哪裏？

四朝官 (同白) 丞相乃是大大的忠臣。

曹操 (白) 大大的忠臣！

四朝官 (同白) 大大的忠臣，哈哈！

曹操 (白) 哈哈！

禰衡 (白) 呸！(唱搖板) 狗奸賊他那裏故意問道。尊一聲列公卿細聽根苗。自幼兒

爲孝廉(註二十一)他的官卑職小，他本是夏侯子(註二十二)過繼姓曹。到如今做高官忘了宗考，(白)賊呀！賊！(接唱)全不怕罵名兒萬古留標！

張遼 (白) 住了！(唱搖板) 聽一言來心頭惱，辱罵丞相爲那條！三尺龍泉出了鞘！

四朝官 (攔介) (唱) 將軍息怒慢開刀。

禰衡 (白) 你又做什麼？來來來！

曹操 (白) 張將軍！不要污了老夫的寶劍！

張遼 (白) 哼！便宜了這廝！

禰衡 (白) 呵！列位不要攔阻。奸張遼哇！你當我不認識於你呀？你先前在呂布(註二十

三) 帳下爲將，後來被曹擒住，你就歸順了曹操，似你這樣背主求榮貪生怕死之輩，還敢在此狐假虎威；真乃是狗仗人勢，膽不知恥，什麼東西！(張羞慚退介)

曹操 (白) 禰衡，老夫有意命你去至荊州。(註二十四) 順說劉表(註二十五) 來降，你可願往？

禰衡 (白) 呸！(唱搖板) 要往荊州不能夠，豈肯與賊做馬牛！

四朝官 (唱) 丞相暫息雷霆怒，順說禰衡往荊州。(白) 啊！禰先生！丞相呵你去至荊州，順說劉表來降，你若不去，丞相一怒，將你斬首，也不是明哲保身之道。豈不聞這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禰先生！你莫再思啊再想。

禰衡 (白) 哦！(唱二六板) 列公下位齊來勸我，猶如驚醒夢南柯。自古道哲人保身非爲過，手摸胸膛自揣摩。罷！罷！罷！暫息我的心頭火！(穿衣介)

曹操 (白) 列位大人。禰衡道老夫奸，老夫奸在那裏？

四朝官 (白) 丞相乃是大大的忠臣！

曹操 (白) 大大的忠臣！哈哈！

禰衡 (唱快板) 事到頭來莫奈何！你把書信交與我，順說劉表再定奪。

曹操 (唱搖板) 千錯萬錯大家錯，話不投機半句多！順說劉表歸降我，管叫你頭戴烏紗身穿紫羅。

禰衡 (唱搖板) 用手將書忙接過，披星戴月渡江河。順說事兒若不妥，

四朝官 (同白) 早去早回！

禰衡 (接唱) 願死他鄉做鬼魔。請。(下)

四朝官（白）我等也要告辭了。

曹辭（白）文遠代送。請。（分下）

【註釋】

（註一）平原 漢朝郡名，今山東濟南以西，樂陵以南，長清以北諸縣屬之。

（註二）北海 渤海亦名北海，漢朝郡名。今河北河間以東，滄縣以西，安次以南，山東無棣以北一帶地方。

（註三）孔融 三國時名人。少有俊才，獻帝時爲北海相。後爲曹操所殺。

（註四）張遼 字文遠。先從呂布，布敗，歸曹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後破孫權有功，官至征東將軍，封督陽侯。

（註五）趙高 秦始皇時大奸臣。害扶蘇；立二世；殺李斯；旋又弑二世立子嬰。後爲子嬰所殺。

（註六）荀彧荀攸 荀彧字文若；荀攸字公達，爲彧從子；皆曹操謀士。

（註七）郭嘉程昱 郭嘉字奉孝，曹操謀士，屢從征伐有功。程昱字仲德，曹操謀士。

（註八）陳平張良 陳平，漢高祖謀臣，屢出奇策。張良字子房。家五世相韓。秦滅韓，張良謀復仇，擊始皇於博浪沙。後嘗在下邳見橋邊老人，良親爲納履。老人授良書一編曰：「讀此可爲王者師」。漢高祖起兵，良常爲畫策，後封留侯。

（註九）樂進李典 樂進字文謙；容短小，有膽略。從曹操征伐，所至皆先登。李典字曼成，曹操將。敬賢下士，軍中稱其長者。

（註十）許褚 許褚字仲康。曹操將。勇力過人，能逆曳牛尾。軍中以其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官至武衛將軍，封牟鄉侯。

(註十一)岑彭馬武 岑彭字君然，漢光武帝人將，持軍嚴整，秋毫無犯。馬武字子張，王莽末爲益，後從光武破

王尋等，所至有功。

(註十二)曹子孝 曹仁字子孝，曹操從弟，爲將嚴整奉法令，數有功，拜廣陽太守。

(註十三)夏侯惇 夏侯惇字元讓，爲曹操裨將，從征伐，累功拜前將軍。

(註十四)三教九流 三教謂儒、道、釋。九流謂儒、道、陰陽、名、墨、法、縱橫、雜、農九家。

(註十五)堯舜 堯卽唐堯，舜卽虞舜。

(註十六)孔顏 孔指孔子，顏指孔子弟子顏淵，德行最著。

(註十七)青史 卽歷史。古以竹簡書事，謂之削青。故謂記事之史曰青史。

(註十八)韓信 韓信淮陰人。少家貧不能治生，有一漂母推食相助。嘗爲淮陰少年所辱，俯出跨下。後蕭何薦之

劉邦，拜爲大將。

(註十九)太公 謂「太公望」。周初賢臣。姓姜名尚。其先封於呂，故或作呂尚。初釣於渭水河畔。周文王出獵

遇之，姜已七十餘歲，相談大悅，立爲師。武王尊爲師尚父。作「武士滅紂」。

(註二十)蘇秦張儀 皆戰國時游說之士。蘇持合縱拒秦之說，張持連橫事秦之議。

(註二十一)孝廉 漢武帝始命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孝廉蓋謂孝順、廉潔，德行顯著之意。曹操二十歲舉孝廉。

(註二十二)夏侯子 「三國演義」謂：「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爲中常侍曹騰之養子，故冒姓曹」。

(註二十三)呂布 呂布字奉先。驍勇過人。初事丁原，繼背丁事董卓，嘗爲父子；旋又殺卓。後爲操所擒殺。

(註二十四)荊州 包括今湖南湖北川東一帶地方。劉表做荊州刺史時，治今襄陽。

(註二十五)劉表 字景升。獻帝時爲荊州刺史。

三 修改經過

此劇修訂的地方很少；現在擇要寫下來。

(一)第一場禰衡白詞：「卑人姓禰名衡字正平，乃山西平原孝義村人氏」。「山西」兩字不可通。蓋山西建省，是元明清以來的事，現在的山西地方，漢時屬并州，當時並無山西之稱。禰衡所居之平原，在漢代爲一部，即現在山東省濟南以西，樂陵以南，長清以北一帶地方。「山西」兩字因刪去。

(二)「平生志氣」與「連未通」語意連貫不上，所以改爲「欲凌空」，仍然可用原腔唱出。

(三)「三國不和刀兵鬧」之「鬧」字費解，故改爲「擾」，即「擾攘不息」之意。

(四)「四海昇平樂唐堯」似不宜用於曹操口中，故改爲「樂逍遙」。

(五)第二場禰衡唱詞：「平生志氣比天高，不願金銀結富豪；我本堂堂青史表，豈與犬馬共同槽」。「青史表」三字不可通。或寫作「青史標」，是標名青史的意思，不能做名詞用，在文法上還是說不過去。或寫作「一秀表」，也令人不知所云。不得已按史記有，「舉世混濁，清士乃見」之語，「清士」是指廉介之士而言。所以我們據此而改爲「我本堂堂清士表」。即廉介之士的儀表之謂也。

(六)「明日自有巧妙高」句之「巧妙高」三字連用三個形容詞不妥，故改「爲巧妙著」，因「事有失誤者曰失著」(著字音招)，而較能通順也。

(七)「宰相府中拜元戎」句，語意矛盾。因「元戎」並非出於宰相府中也。故改爲「宰相府中拜元助」。

(八)「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係武將熟用之成語。俗將上句誤爲「柳林拴戰馬」。特爲更正。

(九)劇中曹操接見禰衡之地點，應在相府廳堂之上。因禰衡有「相府門前殺氣高」及「畫閣雕樑雙鳳繞」句詞可資證明。然孔融謂禰「現在帳外」，又曹操云「拔出帳去」。前後矛盾，故改。「帳」爲一府，而與一站立在廊下微微笑」句相符合。

(十)第四場禰衡唱詞：「讒臣當道謀漢朝。楚漢相爭動槍刀。到如今出了個奸曹操，上欺天子下壓羣僚。我有心替主爺把仇報，掌中缺少殺人的刀。主席坐定奸曹操，上坐文武衆羣僚。」一首句「讒臣當道謀漢朝」自然是隱指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之事。這樣第二句「楚漢相爭動槍刀」不但與之毫無連續的關係；而且「楚漢相爭」在前，「讒臣當道」在後，成爲本末倒置。老詞原來不這樣，那是由高祖起義直敘到「出了奸曹操」，句子很多，意義也順的。後來越改越少，成爲現在的樣子，現在我們只用漢劇老詞「高祖昔年取成皋」一句代替「讒臣當道謀漢朝」之倒板。那麼上下句的唱詞，便能連貫，義亦通順。

所有這段已經流行的好腔也可保存了。又「主席坐定奸曹操，上坐文武衆羣僚」，名伶詞或作「下席坐定奸曹操，上坐文武衆羣僚」，因之社會上也較流行；現亦爲之改正。

(十一)曹操唱西皮原板詞，前五句用「灰堆轍」，後三句忽又改爲「一七轍」，不妥，故改後一句爲「要將禰衡訓教一回」。

(十二)曹操謂禰衡舌辯之徒後，禰唱快板，原詞爲：「狗奸賊道我舌辯徒，舌辯之徒有張蘇。有朝得展崑崙手，要將奸賊一筆勾。」由、求、姑蘇二轍混淆，因亦改作。

(十三)「列位大人」勸禰衡去荊州謂：「你若不去，丞相一怒，將你斬首，家中還有妻兒老小，依靠何人？」改爲「……將你斬首，也不是明哲保身之道。豈不聞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蓋以禰衡之正直高傲，焉能以家小動之？改爲以死之輕重說之，較近情理。其實據「三國演義」或「後漢書」，禰衡根本沒有允去荊州。

(十四)禰衡唱末段二六，中有「自古道責人先責己的過」一句，含有屈服認錯之意，且與上文所改正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語意不相連貫，故改爲「自古道哲人保身非爲過」。

走雪山

一 引言

「走雪山」演述的是明朝天啓年間的一段故事。

當時宦官魏忠賢專權亂國，政治腐敗，吏部天官曹振邦，忠直剛正，痛恨權奸，因上本參魏；但是敵不過魏的權勢，沒有邀准，反落得削職罷官而歸。

魏忠賢銜恨未已，又派人在途中行刺；曹振邦因而死了，夫人也投井以殉；僅僅女兒玉蓮和老僕曹福，僥倖得免。因玉蓮已許配大同總鎮李變之子，這時走頭無路，主僕二人便決計往大同投親。但是倉皇出走，銀兩，衣服，乾糧，都來不及檢攜。正當嚴冬的天氣。他們走在路上，飢寒交迫，又懷着最大的慘痛，玉蓮平素是家門不出一步的「千金小姐」，又係纏着足；真是說不盡的艱難困苦！

天不做美，大雪紛紛落下來了；曹福還強自支撐持，玉蓮已瑟縮發抖，行動不得。曹福想自己走開；但看看玉蓮渾身戰慄。哭叫不住的樣子，實在不忍，終於脫下了袍子給小

姐保暖，自己穿着剩下的短衣，掙扎着上路，但衰暮之年，體力不濟，勉強走到了廣華山，便凍累而死了。臨死的時候，他還再三爲小姐的前途擔心，再三爲自己不能達成任務抱憾！

大同方面，玉蓮的夫家，知道曹振邦罷職歸家的消息，便派人出來迎接，在廣華山相遇，得知一切，便把曹福暫時葬在山，接玉蓮小姐回去了。

「走雪山」又名「廣華山」。通稱爲「南天門」。因爲舊本曾有曹福被王母娘娘封爲南天門都土地之事，故名；現經刪去，舊名也沒有保留的必要。

「走雪山」的故事，在歷史裏，在小說、雜劇、傳奇裏，都找不到根據。不過，現在漢劇、徽班、梆子戲裏都有此劇，據說今山西大同東門外還有曹福樓，那麼這或者是一個流傳很久遠的民間傳說，後來據而編成戲的。

曹福當主人被難的時候，能夠毅然以保護主人的幼女自任，最後竟能解衣捨命以保全幼女，真是可欽可敬的行爲。舊社會以僕忠於主爲義，這拿來解釋曹福還不夠。在這以外有更重要的兩點：一、曹振邦的死是被害於權奸，二、曹玉蓮成了一個孤苦無依的幼女，——所以曹福的大義行爲，是激於人類的偉大正義感，偉大的同情心的！另一方面，權奸害國的罪惡，以及政治不上軌道時候，社會上的腐惡情形，和纏足的弊害，也都消極的在劇中表現了。

二本劇

劇中人：

曹玉蓮

〔旦〕

曹福

〔外〕

掌櫃甲

〔丑〕

掌櫃乙

〔生〕

驢夫

〔丑〕

四將

〔生〕〔淨〕〔小生〕〔丑〕

第一場

曹玉蓮（內唱西皮倒板）急急忙忙走得慌

曹福（內白）走啊！（上唱搖板）點點珠淚洒胸膛。

曹玉蓮（唱）魚兒逃出了千層網。

曹福（唱）虎口內逃出了兩隻羊。（白）啊小姐！且喜你主僕逃出天羅地網，待老奴攙扶小姐，慢慢的行走。

走 雪 山

曹玉蓮 (白) 攙扶了！(唱西皮原板) 惱恨那魏忠賢(註一) 奸賊逆黨。

曹 福 (唱) 我朝中出讒臣攪亂家邦。

曹玉蓮 (唱) 天啓爺年幼小(註二) 賊把權掌。

曹 福 (唱) 太老爺做天官吏部大堂。

曹玉蓮 (唱) 狗奸賊在金殿把本奏上。

曹 福 (唱) 削了官貶了職轉回故鄉。

曹玉蓮 (唱) 到晚來宿至在官莊鋪上。

曹 福 (唱) 狗奸賊差人馬暗地埋藏。

曹玉蓮 (唱) 我的父命喪在寶劍之上。(唱哭頭) 老爹爹呀！

曹 福 (哭頭) 太老爺呀！

曹玉蓮 (同哭唱) 哦……！太老爺呀……

曹 福 (唱)(改原板) 最可歎忠良臣無有下場！

曹玉蓮 (唱) 我的母跳花井把命來喪。(哭頭) 老娘親哪！

曹 福 (哭頭) 太夫人哪！

曹玉蓮 (同哭唱) 哦……！老娘親哪……

曹 福 (唱原板) 就是那鐵石人也要悲傷！

曹玉蓮 (接唱) 這一陣走得我(轉二六) 腿酸足脹，腹兒內饑餓實難當。將身兒坐在土台上，哭聲爹來叫聲娘。

曹 福 (白) 小姐爲何不走？

曹玉蓮 (白) 腹中饑餓難以行走哇！

曹 福 (白) 這個！老奴走得慌忙，身旁分文未帶，這便如何是好？

曹玉蓮 (白) 不妨事現有金耳環一對，拿去換些銀兩，也好使用。

曹 福 (白) 是是是。

曹玉蓮 (白) 轉來！問問可有大米水飯無有？

曹 福 (白) 是。——掌櫃的有麼？

掌櫃甲 (丑)(上念) 說我富來不算富，開了一座典當鋪。——(白) 做什麼的？

曹 福 (白) 這裏有金耳環一對，換些銀兩使用。

掌櫃甲 (白) 拿來我瞧瞧；老頭！你這金子黃不黃，絲不綠，不是鐵，就是銅，是假的；不要！

曹 福 (白) 少換些銀錢也就是了！

掌櫃甲 (白) 不要！(下)

曹 福 (白) 唉！人不在時中，黃金都變成銅了！也罷，待我那屈去換。——啊！掌櫃的有麼？

掌櫃乙 (生)(上白) 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老人家做什麼？

曹 福 (白) 這裏有金耳環一對，換些銀兩使用。

掌櫃乙 (白) 拿來我看：哎呀！好赤金！

曹 福 (白) 好眼力！

掌櫃乙 (白) 待我與你平分分量如何。

曹 福 (白) 有勞了。

掌櫃乙 (向內白) 伙計們！這有赤金耳環一對，拿去平來！

內 白 (白) 夥計！金耳環一對三錢重，我們這裏的金子是一十四換；三對三，三四一兩

二，銀子四兩，外找大錢二百。拿去！

掌櫃乙 (白) 兌得不差？

內 白 (白) 不差。

掌櫃乙 (白) 是了。——老人家！來來來！金耳環三錢重，我們這裏的金子是一十四換，

三對三，三四一兩二，銀子四兩，外找大錢二百。收下了！

曹 福 (白) 有勞了。啊！掌櫃的！這裏可有大米水飯沒有？

掌櫃乙 (白)沒有大米水飯，只有麵食饅饅。

曹福 (白)麵食饅饅也好，拿來一用。

掌櫃乙 (向內)伙計們！拿麵食饅饅來！(內應介)(掌櫃乙取麵食介)老人家！麵食饅饅到。

曹福 (接介)有勞了，請少待。(轉身行向玉蓮介)啊！小姐！金耳環一對三錢重，他們這裏的金子是一十四換，三對三，三四一兩二，紋銀四兩，外找大錢二百，小姐收下。(玉蓮接銀子介)此處無有大米水飯，只有麵食饅饅，小姐請用！

曹玉蓮 (白)拿來我用。(接饅饅介)(哭介)喂呀爹娘啊……

曹福 (白)小姐爲何不用？

曹玉蓮 (白)思想爹娘，吞喫不下。曹福，你拿去用罷！

曹福 (白)是。(接介)(哭介)唉！太老爺太夫人哪！

曹玉蓮 (白)曹福爲何不用？

曹福 (白)思想太老爺太夫人吞喫不下。

曹玉蓮 (白)把還與他了罷。

曹福 (白)是。

曹玉蓮 (白)轉來！問問可有往大同(註三)去的腳乘沒有。

曹 福 (白)是。(向內)啊！掌櫃的！(掌櫃乙自內走上)麵食饅饅未曾動用，該錢多少呢？

掌櫃乙 (白)未曾動用，不用算錢了。

曹 福 (白)多謝了。掌櫃的！這裏可有往大同去的驢乘無有？

掌櫃乙 (白)那廂去問。

曹 福 (白)有勞了。

掌櫃乙 (白)好說。(下)

曹 福 (白)這是那一個的驢乘呵？

驢 夫 (白)哦喝！(上念)弟兄七八個，個個趕腳貨。(白)老頭，你要上哪兒呵？

曹 福 (白)往大同而去。

驢 夫 (白)上大同呵，好湊巧，我正回頭驢；走大道哇？走小道哇？

曹 福 (白)大道怎說？小道怎講？

驢 夫 (白)大道遠三天，小道近三天。

曹 福 (白)自然是走近不走遠。

驢 夫 不好！不好！走小道要從廣華山經過，山上慣出豺狼虎豹，喫了你這人是小事，喫了我的驢你包賠得起麼！

曹福（白）多把銀錢與你。

驢夫（白）留着你買棺材吧！

（驢夫下）

曹福（自語介）呀！啞了我這人是小事，啞了他的驢倒是大事了！真真豈有此理！

待我瞞哄小姐，慢慢的行走。（到曹玉蓮前）啊！小姐！此處無有往大同去的腳乘，待老奴攙扶小姐行至前面再作道理。

曹玉蓮（白）攙扶了！（唱流水板）三家店前飯未用；親仇痛心腹怎容。曹福與我把

引，主僕雙雙奔大同。

（曹玉蓮下。鑼鼓換打望家鄉）

曹福（唱快板）恨奸賊把我的牙咬壞，可嘆老爺太無才！忠良反被奸賊害，害得一家好不哀哉！拿住了奸賊千刀宰，挖爾的心肝方稱心懷。

曹玉蓮（下場門簾內白）曹福快來！

曹福（白）來了。

曹玉蓮（白）曹福快來。

曹福（白）來了。（下）

第二場

(四將上)

甲(生) (唱搖板)今奉將令出大同，

乙(淨) 結伴同行在途中。

丙(小生) (唱)若是接得小姐到，

丁(丑) (唱)你我大家俱有功。

甲 (白)伙計們請了！

乙丙丁 (同白)請了！

甲 (白)今奉元帥將令，迎接曹天官滿門，還是走大路，還是走小路？

丁 (白)大路怎說？小路怎講？

甲 (白)大路遠三天，小路近三天。

丁 (白)既然近三天，我們就走小路。

甲 (白)你們不知道，小路要過廣華山，慣出豺狼虎豹，老頭子，你走你的小路，我

們走大路。

丁 (白)那豺狼虎豹喫了我老頭子也好，你們年輕的留着上前線打仗！

甲乙丙 (白)此話怎講？

丁 (白)咱們一塊而來，一塊而走，要死死在一塊。

丙 (白)噯！要走走在一處。

丁 (白)同夥無疎伴。

丙 (白)如此我們走啊！(同白：走啊！)

甲 (白)(唱搖板)暑往寒來春復秋，

乙 (唱)夕陽西下水東流，

丙 (唱)將軍戰馬今何在，

丁 (唱)野草閑花遍地愁。(同下)

第二場

(曹玉蓮曹福同上)

曹玉蓮 (白)喂呀！(唱流水板)八月十五把壽拜，各樣的珠寶擺上來。要買忠良心一塊。

奸賊要坐九龍臺。我的父罵賊出府外，因此上惹下大禍來。將身兒坐在上臺外，兩足疼痛步難挨。

曹福 (白)小姐爲何不走？

走 雪 山

曹玉蓮 (白)兩足疼痛，難以行走！

曹 福 (白)哦！(唱流水板)小姑娘啼哭坐土臺，點點珠淚洒下來。自幼兒未出闔門外，鞋弓襪小步難挨。思想爹娘心放開，頭上取下金釵來；纏足帶，忙鬆解，輕輕刺破你的繡花鞋；好把路挨。

曹玉蓮 (唱搖板)老哥哥與我臉朝外。(唱流水板)在頭上取下金釵來。纏足帶，忙鬆解，輕輕刺破紅繡花鞋，八幅羅裙高紮起，一步一步往前挨。

(下雪介)

曹 福 哎呀！(唱搖板)霎時天色變得快，鵝毛大雪降下來，荒郊全被雪來蓋，處處樓閣似銀臺。

曹玉蓮 (唱搖板)霎時天色變得快，身上寒冷實難挨！(坐介)

曹 福 (白)小姐爲何又不走了！

曹玉蓮 (白)身上寒冷，難以行走。

曹 福 (白)哦！(唱流水板)小姑娘啼哭坐道邊，點點珠淚洒胸前，難道說你冷我不冷，那一個多穿幾件棉！不辭小姐走了罷！

曹玉蓮 (接唱搖板)曹玉蓮上前忙遮攔。你要走來將我帶！老曹福哇……

曹 福 (白)咳！(接唱)小姑娘只哭得實可憐！莫奈何脫下了衣(迴龍腔)件。(脫衣介)

(唱搖板)我與小姐遮遮寒。

曹玉蓮 (接唱)難道說我冷你不冷，老哥哥你是個鐵打之人。

曹福 (接唱)男兒頭上有三把火；我比小姐勝強十分。

曹玉蓮 (接唱)曹玉蓮上前去說句好話，尊一聲老哥哥細認根芽；解衣服救我命恩高義大，你與我生身父半點不差。

曹福 (接唱)小姑娘說的是一派瘋話，說甚麼與太老爺半點都不差。但願得到大同把公婆認下，賞老奴喫一碗剩飯殘茶。

曹玉蓮 (唱)倘若是大同把公婆認下，你死後我與你戴孝披麻。

曹福 (唱)奴欺主理應該被人叫罵，說甚麼與老奴戴孝披麻。——攙扶小姐走了罷。
(行介)見一座獨木橋把人嚇殺！(白)啊！小姐！前面有座獨木橋，待老奴墊補墊補再走。

曹玉蓮 (白)小心了！

(曹福試踏橋並連石墊路介；扶曹玉蓮過橋跌介)

曹玉蓮 (唱搖板)主僕們跌至在獨木橋下，樹枝兒掛住了青絲頭髮。

曹福 (唱)尊一聲小姑娘休要害怕，有老奴在身旁萬無一差。

曹玉蓮 (唱)老哥哥行走不方便，要到大同難上難。

曹 福 (唱)說什麼行走不方便，緊走幾步小姐觀，三步當做兩步走，兩步當做一步顛。行走之間抬頭看，不覺來到廣華山。(暈倒介)

曹玉蓮 (白)曹福醒來！

曹 福 (唱倒板)耳邊又聽得有人呼喚。(起立介)(白)小姐呀！(唱二六板)尊一聲小姑娘細聽我言：實指望保小姐脫離大難，又誰知行至在中途不能夠週全。怕的是到不了大同地面，似這等數九寒天，大雪紛飛，撇下你甚是可憐！我的小姑娘啊！(轉搖板)猛然間睜開了昏花眼，恍惚惚似來了八洞神仙，漢鍾離持寶扇洞賓背劍，張果老後跟着鐵拐仙。藍彩和曹國舅雲端立站，何仙姑韓湘子手捧花籃，王母娘娘蓮臺坐，左金童右玉女站立在兩邊，東南角下觀一眼，又好似白髮老神仙來到面前，神智昏迷我的心撩亂，飄飄渺渺喪九泉。(死介)

曹玉蓮 (白)喂呀，曹福哇！

四 將 (上白)走啊！

曹玉蓮 (哭)苦哇！

甲乙丙 (白)原來是一位年輕女子在此啼哭，老頭子你去問問是怎麼回事？

丁 (白)好吧。啊！這一女子，家住哪裏？姓甚名誰？為何在此啼哭？

曹玉蓮 (白)衆位聽了：(唱流水板)我父在朝官一品，曹氏玉蓮是奴名，滿門遭害都喪

命，奴今願死不願生。

四將 (同白) 原來是小姐，小人叩頭。

曹玉蓮 (白) 你們是那裏來的？

四將 (同白) 我們是大同來的。奉了元帥將令，迎接小姐。

曹玉蓮 (白) 原來如此。起來！

四將 (同) 請問小姐是一人，還有別人？

曹玉蓮 (白) 有一家人曹福凍死雪地之中了。

四將 (同) 在哪裏？(看介)

丁 (白) 伙計們！這個人還未曾死，鬚鬚還動呢。

甲乙丙 (白) 那是風吹的。

丁 (白) 不錯！這個人沒死過，頭一回死。

曹玉蓮 (白) 還請列位搬他尸首回去才好！

四將 (同) 啓稟小姐，我們來的人少，接小姐就不能搬屍。回到大同，稟過老爺，再來搬屍。也還不遲。

曹玉蓮 (白) 但憑你等。

四將 (白) 伙計們！挖個坑埋了他，咱們做個記號。(做埋介) 小姐請走！

曹玉蓮 (白)我身上寒冷。

甲乙丙 (同)小姐穿我們的。

丁 (白)你們年輕，這功勞讓給我罷。(脫衣付曹玉蓮穿介)

曹玉蓮 (白)兩足疼痛難以行走。

甲乙丙 (同白)請小姐騎我的馬。

丁 (白)噯！一客不煩二主，請小姐上馬！

曹玉蓮 (白)帶馬！(叫頭)爹爹！母親！曹福哇！(同下)

【註釋】

(註一)魏忠賢 少無賴。因賭博輸錢而自宮。萬曆時進宮爲太監。熹宗卽位，大加寵信，擢爲司禮監掌印太監，掌東廠事，進爵上公。人呼之爲「九千歲」。專權舞弊，殺害公卿。崇禎時伏法。

(註二)天啟爺 天啟，熹宗年號。

(註三)大同 山西北部府名，今改縣。

三 修改經過

舊本「走雪山」，在曹福臨死的時候，有王母娘娘及八仙上場。還有一個老神仙，手擎鮮花，對曹福微笑點首。曹福唱大段搖板。死後，王母娘娘封之爲南天門都土地。按劇作

者之意：（一）欲藉因果報應以獎忠勸善；（二）囿於「大團圓」之舊習，欲藉衆神上場曹福成仙以增加熱鬧歡喜成分。似嫌蛇足，因欲保存大段唱詞算做將死時神志昏迷的嚶語，而不合衆神登場；雖覺牽強，亦無傷宏旨。

修訂本劇，曾參考各種流行劇本及漢劇本。而各本劇詞與流行臺詞有歧異處，我們即以流行臺詞爲本。劇詞有歧異的地方，則擇善而從，或略加改削。如第一場的唱詞，「急急走來奔慌忙」也有做「不顧弱質走慌忙」或「心慌意亂走慌忙」的；「點點珠淚洒胸膛」也有作「逃出主僕人一雙」的；「惱恨那魏忠賢奸賊逆黨」也有做「……佞賊奸黨」或「……賊子奸黨」的；我們都選用較好的一個。又如曹福唱詞有「我死後四塊板將我埋下，勝似你小姑娘修廟修塔」。既欠雅馴，又無意義，遂刪去。此外曹玉蓮第二句原板詞，本係「天啓爺坐早朝天還未亮」，曹福應接唱「狗奸賊上金殿不等天光」今多將此句改爲「太老爺做天官吏部大堂」，便嫌前後不相連貫，故將上句改爲「天啓爺年幼小賊把權掌」，略較通順，類此修改的地方，本劇裏所在多有，不再縷述。

其下曹玉蓮本係接唱「多虧了程叔父把本奏上」，乃是指着曹天官被魏忠賢讒害綁至法場及程秉保本方得赦回的事情而言。但是臺詞既已刪去有關此事的唱詞多句，要想在曹玉蓮寥寥十字的唱詞之中，表敘明白，那是相當的困難。所以改爲「狗奸賊在金殿把本奏上」。既不違背事實，又可保用原腔。且與曹福接唱「削了官貶了職轉回故鄉。」句可以

銜接一起。再有曹玉蓮所唱之二六詞中，有「心猿意馬歸舊踪」句語意費解，而且曹玉蓮實未嘗用過徹，故改爲「三家店未曾把飯用，親仇痛心腹怎容」俾與白口「思想爹娘吞吃不下」句相照應，又曹福唱「奴欺主理應該天雷擊打」句，涉及迷信，故改爲「奴欺主理應該被人叫罵。」

寧武關

一 引言

「寧武關」又名「一門忠烈」。出清人傳奇「表忠記」（俗作「鐵冠圖」），故事散見「明季稗史」及「明史記事」。劇情的大略如下：

明崇禎十七年，流寇李自成攻陷代州，守將周遇吉退守寧武關，賊兵又殺上前來。他料到寧武關也旦夕必破，他的家就在關內，便趕快回到家去，打算把母親安置到一個安全地方後，再去與賊兵決戰，以免牽掛。他的母親，本是一個深明大義的人，聽了這個消息，不但毫不驚懼，並以忠、孝、節、義，相訓勉，意思是：國破殉國，分所當然，終不肯他去。

周遇吉的太太，也是個不平凡的婦女，料到她丈夫已具必死的決心，只是因為惦念家庭，不得安心，乃先自刎死；他的兒子，他的母親以及僕人，都先後觸階蹈火而殉。這時，賊兵已逼進關前，周遇吉滿懷慘痛，奮不顧身，乃縱馬出戰，連斬數員賊將。李自成

膽寒，曾擬改變戰略，先攻他州，終於用了李過伏箭之謀，這樣，忠勇的周遇吉就爲國犧牲了。

爲國盡忠而死，乃國民道德之最高表現；周遇吉全家，都能以身殉國，視死如歸，真不愧「一門忠烈」！尤其在抗戰期中，看了這齣戲，更能使人感動。

早先的人，常有「忠孝不能兩全」的話，意思是：盡瘁國事叫做「忠」，承歡膝下叫做「孝」；盡忠便不能盡孝，盡孝便不能盡忠。這是極不正確的見解。我們認爲大忠和大孝，不但不衝突，而且是一致的；只有真正能夠盡忠於國的人，才夠得上稱孝。真正能盡孝的人，也必能捨身報國。「寧武關」中的周遇吉，對國家說是大忠，對父母說是大孝——說他「孝」，並不是指他時時刻刻惦記着他母親這一點——。所以，他是一個將「忠」「孝」統一起來了的典型人物，永遠值得我們欽敬！

二本劇

劇中人：

周遇吉

周母

周妻

〔老生〕

〔老旦〕

〔正旦〕

周子
周僕
周隨兵
左金王
射場天
李自成
李過
衆將

〔貼〕
〔末〕
〔丑〕
〔小生〕
〔外〕
〔淨〕
〔副淨〕

第一場

周母（上唱）（浪淘沙犯）暮景喜安康，兩鬢星霜。
周妻（上唱）晨昏甘旨（註一）勤供養，侍奉姑嫜。（註二）
周子（上唱）螢窗日夜苦鑽研，黃卷青箱。（註三）
周妻（白）婆婆！
周母（白）罷了。
周子（白）婆婆！母親！

周母 (白)罷了。

周妻 (白)我兒。

周母 (白)老身乃周遇吉之母。我孩兒職居代州(註四)總兵，家眷僑居寧武關(註五)。老身年登耄耋(註六)，喜得媳婦賢孝，善調中饋(註七)；孫兒勤攻書史，娛我暮年。只是我孩兒兩月不回，使我時刻掛念。

周妻 (白)吓！婆婆！聞得流賊(註八)圍困代州，相公在城日夜守禦，怎得閒暇回來！

周母 (白)你一向怎麼再不提起？

周妻 (白)恐驚了婆婆，所以不敢說。

周母 (白)該著人去打聽個消息才好。

周子 (白)吓！婆婆！孫兒前日已差人前去問候爹爹，早晚必有回音也。

周隨兵 (內白)馬來！(隨周上)

周遇吉 (註九)(上唱)(杏花天)敗北非因畏敵狂，慮營堂(註十)依門凝望。

周隨兵 (接鎗白)老爺回府。(下)

周僕 (白)家將迎接老爺！

周遇吉 (白)我且問你，太夫人在那裏？

周僕 (白)在中堂與夫人公子講話。

周遇吉 (白) 說我回來，速備酒筵伺候！

周 僕 (白) 是！老爺回府。(下)

周遇吉 (白) 母親在那裏？(相見介) 吓：母親！

周 母 (白) 我兒：回來了！爲娘正在想你。

周遇吉 (白) 母親！請上！待孩兒拜見。

周 母 (白) 罷了。

周遇吉 (白) 孩兒久離膝下，定省(註十二)有缺，負罪靡涯，望恕孩兒不孝之罪！

周 母 (白) 兒吓！你勤勞王事，職分當然，我豈罪汝！

周 妻 (白) 吓相公！

周遇吉 (白) 夫人！

周 子 (白) 爹爹！

周遇吉 (白) 罷了。

周 妻 (白) 相公！聞得流賊圍困代州，相公怎得閑暇回來？

周遇吉 (白) 我正爲賊兵猖獗，所以特地回來作個……

周 妻 (白) 作什麼？

周遇吉 (白) 咳！你婦人家問他則甚？

周妻 (白)是。

周僕 (白)啓爺！酒筵完備了。

周遇吉 (白)母親！孩兒特治一樽，與母親介壽。

周母 (白)生受你。

周遇吉 (白)看酒！

周僕 (白)有酒。

周遇吉 (白)喊！(唱)(小桃紅)擎杯含淚奉高堂。

周母 (低白)孩兒面貌聲音，爲何帶悲慘之狀？

周遇吉 (續唱)搵不住萬斛瓊珠漾也。勸萱親強笑加餐，好把暮年頤養(註十二)。阿呀親娘吓！切莫要念兒行。

周母 (低白)孩兒光景，似有可疑。

周遇吉 (白)咪！我好恨也！

周妻 (白)相公恨什麼來？

周遇吉 (白)夫人！恨我幼時呵！(續唱)怎不去效漁樵，習耕牧，守田園，事農桑也。倒

得個全終養。盡子職無妨。習什麼劍和鎗，登什麼和廟廊(註十三)。到如今，教我進退阿呀意徬徨。

周 母 (白)兒吓!(唱)下山虎)恁般悽愴，這等悲傷，有甚衷腸事？何妨試講。

周遇吉 (白)孩兒只爲遠在任所，不能早晚依依膝下，故而如此。

周 母 (白)就是遠在任所，不過一兩日之程呀!(續唱)何須愁容戚戚(註十四)，悲聲悒

快。必有萬恨千愁故斷腸。何須恁掩藏!

周遇吉 (白)孩兒沒有什麼心事，望母親開懷暢飲。(對妻看介)

周 妻 (白)我兒奉敬婆婆一杯!

周 子 (白)是!待孫兒奉敬婆婆一杯。(跪介)

周 母 (白)生受你 咳!(續唱)手捧這霞觴(註十五)，心內細參詳。

周遇吉 (白)母親參詳什麼?

周 母 (白)我曉得了!孩兒!(續唱)你不須悒悒，我有保節全身善後方。

周遇吉 (白)母親!曉得什麼來?

周 母 (白)你因流賊圍困代州，恐戰死沙場，無人奉養，所以如此悲傷，可是麼?

周遇吉 (白)阿呀!孩兒的心事，已被母親猜著，怎敢隱瞞，咻!可恨流賊，統領強兵，

直壓城下，怎奈代州城中，兵少糧盡，孩兒與他連戰數陣，不能退敵，代州已被打破，只得退守寧武關，現賊兵接踵追來，我想此關，前無救援，後無退步，且夕必破。(周妻周子同哭介)爲此特地回來，見母親一面。孩兒戰死沙場，分所

當然。只是不能保護母親，所以寸心如割！（周妻周子同哭介）

周母（白）我道你必爲此事，於今待要怎麼？

周遇吉（白）孩兒欲命家將，保護母親，且往他州外府，暫避幾時，免得受此驚恐。

周母（白）孩兒此言差矣！我聞昔日王陵之母（註十八），尚能成子之名。（唱）（五般宜）
難道我未亡人畏著刀鋒劍鎗，難道我暮年人戀著夕陽寸光（註十七），不能教成子效忠良。

周遇吉（白）母親！還是遠避的好。

周母（白）你教我避到那裏去吓？（續唱）我平生志向，只望你裕後流芳。

周妻（白）吓！婆婆！還是遠避的才是。

周母（白）吓！

周妻（白）是！

周母（白）自古婦人以三從（註十八）爲首：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轉向遇吉介）不幸你父親早亡。（全體哭介）喜汝名登武爵（註十九），出鎮此上，固當爲國盡忠。你做娘的呵！（續唱）也是理所正當，何必再商。（白）遇吉！

周遇吉（白）母親！

周母（白）親兒！

周遇吉 (白)親娘！

周遇吉 (白)吓！阿呀兒親娘吓！

周母 (續唱)你若是爲國捐軀，不負我諄諄訓義方。

衆 (內白)殺吓！

周僕 (白)啓爺！賊兵圍困關前了。

周遇吉 (白)閃開！(兩邊望介)阿呀！母親！賊兵已圍困關前，孩兒怎麼撇了母親前去！也罷！待孩兒自刎了罷！

周母 (白)哆！

周遇吉 (白)是！

周子妻 (驚懼介)阿呀呀！

周母 (白)你若戰死沙場，則名垂青史，若死在家中，只道你眷戀妻孥，可……不遺臭萬年！

周遇吉 (白)是！母親說得是！咳！皇天吓，皇天！我周遇吉何不幸至此！

周母 (白)過來！

周遇吉 (白)在！

周母 (白)我說個古人比你聽！東晉時有個蘇峻(註二十)跋扈(註二十一)提兵犯闕。其時有個大夫卞壺(註二十二)，仗劍與蘇峻戰於關下而死，兒子隨父而亡，家中妻子，亦伏劍而斃，其母年過九十，拍案大笑曰：「吾門幸哉！吾門幸哉！」父死爲忠、子死爲孝、妻死爲節、母死爲義，其母亦自刎而亡。忠孝節義，出於一門。至今巍巍廟像，赫赫丹青(註二十三)，千秋萬古，永垂不朽！我們也學他家，豈不美哉！

周遇吉 (白)母親訓誨得是！

周母 (白)家將過來！

周僕 (白)在！

周母 (白)我家遭此大難，合當盡忠，你們各自逃去罷！

周僕 (白)阿呀！太夫人！小人蒙太夫人養，恩同骨肉，怎忍拋撇而去？情願死在一處的哩！

周母 (白)好！難得！難得！我家有此義僕，勝似卞門一等矣！家將！與我趕他出去！

周僕 (白)是！老爺請出去。

周遇吉 (白)阿呀！母親！孩兒就此拜別！(唱)(山麻稽)遵慈訓，難違抗，含悲忍痛，拜倒階旁。阿呀！堪傷！痛衰年暮景，罹此災殃！

周 母 (白)過來！(唱)從今後絕伊留戀，斷伊繫繫，免伊疑望。(白)罷！(作衝撞介)

(周妻子同阻止介白)阿呀！婆婆！

周遇吉 (白)阿呀！母親！不可如此，孩兒是去了。(念)謹遵堂上慈親命，帶馬！(周隨

兵應介)拚使餘生答聖明。(白)夫人！

周 妻 (白)相公！

周遇吉 (白)我兒！

周 子 (白)爹爹！

周遇吉 (白)你們好生伏侍婆婆去罷！(同哭介)罷！(下)

周 妻 (白)相公已去，妾當早爲自盡便了(唱)(五韻夫)我是裙釵婦，守糟糠(註二十四)，

圍箴(註二十五)從幼慕共姜(註二十六)，貞操自矢凜冰霜(註二十七) 阿呀婆婆吓！鬚

齡(註二十八)幼子，衰老姑嫜，偷生忍死相假傍。罷！倒不如先泮青鋒(註二十九)，

免得你牽心掛腸。阿呀罷！(白)列下)

周 子 (哭介白)阿呀親娘吓！

周 僕 (白)太夫人！夫人自刎了！

周 母 (白)好！真乃烈婦也！

周 子 (白)阿呀！婆婆吓！孫兒(接唱)(江頭送別)不能殺遵祖訓，光耀門牆；不能殺承

父志，繼紹書香。窮途流落誰依仗？倒不如先赴黃壤（註三十）。阿呀罷！（撞死下）

周僕（白）太夫人！小官人觸階而死了！

周母（白）好！我家有此賢孫，難得！難得！你把前後門封鎖，與我放起火來！咳！嘿

嘿罷！（跳火下）

周僕（白）罷！（自刎下）

周遇吉（隨兵同上回望介）阿呀親娘吓！（唱）（蠻牌令）看看看！風助火威狂，火趁猛風

颯，漫天飛烈焰，遍地閃金光。阿呀親娘吓！不能夠殷勤奉養，倒使你骨朽形

傷。腸千結，淚萬行。這的是終天抱恨，萬劫難忘。（內喊殺介）

周隨兵（白）啓爺！賊兵離此不遠了

周遇吉（白）帶馬！（隨兵應介）（唱）尾聲騰騰怒氣沖千丈，絕卻家庭內頓腸，也罷

俺便放胆揚眉，和他戰一場。

（左金王上）（以下爲亂箭）

周遇吉（白）來將通名！

左金王（註三十一）（白）俺乃左金王！

周遇吉（白）賞你一鎗（左金王死下，射場天接上）來將留名！

射場天（白）俺乃射場天。

周遇吉（白）賞你一鞭。（射場天敗周追下）

第二場

（李自成領李過及衆將上）

李自成（註三十二）（白）御弟！

李過（註三十三）（白）王兄！

李自成（白）你看周遇吉連殺俺數員大將，越覺威風凜凜，精神抖擻，料難擒他，不如先攻打別處，慢慢招撫他便了。

李過（白）哥哥！想周遇吉雖然英勇，到底寡不敵衆，如今哥哥帶領弓箭手，埋伏山谷中，待兄弟引他到來，萬箭齊發，不怕他飛上了天去。

李自成（白）御弟之言有理，俺去埋伏，你去引他到來。

李過（白）得令！（下）

李自成（白）衆將官！（念）整備強弓射猛虎。

衆將（念）安排香餌釣金鰲。（李自成與李過等同下）

第三場

（周遇吉上）

周遇吉（唱）（風回犯芙蓉）戰酣黯黯（註三十四）陣雲黃（註三十五）雲寒霧慘蒼茫。

李過（上白）呔！周遇吉！敢與俺戰幾個回合麼？

周遇吉（白）呔！賊子吓賊子！（唱）只俺這鎗尖動處，便披靡（註三十六）奔逸忙忙。

李過（白）放馬過來！（殺介）（李敗周追下）

第四場

（李自成領衆將攜弓箭上）

李自成（白）衆將官埋伏者！

衆將（白）得令！（周遇吉追李過上）

周遇吉（白）呔！賊子！那裏走！（李過敗下）

李自成（白）衆將官！與我放箭者！（衆亂射周遇吉中箭敗下）看周遇吉中箭而逃，料不能再戰。衆將官！追上前去！

衆將（白）得令！

李自成（白）烏號（註三十七）遍張，似飛蝗驟雨難遮障。（同衆將下）

第五場

(周遇吉敗上)

周遇吉 (白) 噫！不想誤入羅網，身被重傷，雖然殺出重圍，阿呀！此番性命休矣！

(唱) 悲快。身未死忠魂先漾，心已碎丹心雄壯。(李過上)

李過 (上) 呔！周遇吉！你敢與俺再戰麼？

周遇吉 (白) 有胆量再來！(殺介) 鞭着李過左臂，李過敗下。聖上吓聖上！臣力已盡，不能保護社稷了！(唱) 出師未捷身先喪，贏得英雄淚兩行。

(內喊) 周遇吉還不投降？

周遇吉 (白) 呔！誰敢來！誰敢來！(唱) 休無狀！(拜介) 聖上吓！望龍城(註三十八) 稽顙。也罷(拔劍介) 好從容結纓(註三十九) 正冕(註四十)，談笑飲下將(註四十一) 罷！(白) 刎下。

第六場

(衆將引李自成上)

衆將 (白) 周遇吉自刎了。

李自成 (白) 看周遇吉自刎而亡，真乃忠良勇將！若明朝守將，個個如此，孤家怎能到此！

李 過 (上白) 喔呀呀呀！吓哈哈！

李自成 (白) 御弟爲何如此？

李 過 (白) 被周遇吉打了一鞭，左臂打傷。吓哈哈！痛殺我也！

李自成 (白) 後營調治。

李 過 (白) 多謝哥哥。吓！這是那個的尸首？

李自成 (白) 周遇吉的尸首。

李 過 (白) 拿刀來！待俺砍他幾百刀！

李自成 (白) 住了！這是各爲其主，不可如此！

李 過 (白) 吓哈哈！(呼痛下)

李自成 (白) 衆將官！把周遇吉的尸首，抬到高阜處埋葬，不許損傷！(衆將應) 衆將官！

把大隊人馬，直搗燕京(註四十二)，就此拔寨者！(衆殺吓介)(唱)(朱奴兒) 鱗鱗

旆(註四十三) 雲中搖漾，飛豹旌(註四十四) 風外飄揚。虎將猙獰(註四十五) 豪氣狂，馬如

龍掣斷絲韁。遙望，五雲帝鄉(註四十六)，指日裏歸吾掌。(同下)

【註釋】

(註一) 甘旨 謂精美之食品。

(註二) 姑嫜 古稱舅姑曰姑嫜，俗稱婆婆。

(註三)黃卷青箱 黃卷即書。古人用黃紙寫書。黃係黃鸞所染，可以辟毒。青箱：乃貯藏稿件之具，用以傳家。

(註四)代州 今山西省代縣。

(註五)寧武關 今山西省寧武縣。

(註六)叢書 音帽迭，八九十歲老人之稱。

(註七)中饋 謂家中飲食等事。

(註八)流賊 指李自成。詳見李自成條。

(註九)周遇吉 明錦州衛人，少有勇力，善射。崇禎末年，李自成陷太原，遇吉固守代州，殺賊無算，力竭城

陷，死之。贈太保，諡忠武。

(註十)萱堂高堂萱親 萱堂，萱親，均為母親之稱。高堂則合稱父母。但在本劇「擊杯含淚奉高堂」之「高堂」

亦係單稱母親。因周父已早亡，家中居堂之高位者，只有周母。

(註十一)定省 「昏定而晨省」，即早晚問安，為古時人子之禮。

(註十二)頤養 頤，面頰也。咀嚼飲食，乃動頤之事，故謂養曰頤。頤養，即注意營養之意。後漢書：「所以平和

府藏頤養精神」，則此頤養句，又兼有頤養精神，安度暮年之意。

(註十三)廊廟 為帝王之居，「登廊廟」，即入朝為官。

(註十四)戚戚 憂愁貌。

(註十五)侵觴 即酒杯。

(註十六)王陵母 王陵，漢沛人。高祖起沛陵，以兵屬之。項羽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羽使母招陵。母私送

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無以老妾故，懷二心也」。乃伏劍死，以固勉陵。陵遂

忠事高祖。

(註十七)夕陽寸光 謂近黃昏時之短促時光也。卽爲生之日無多之意。

(註十八)三從 儀禮：「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制之道」。

(註十九)武科 武試之科目也。名登武科，卽以武科得官。

(註二十)蘇峻 晉人，成帝時爲歷陽內史。特有精兵銳卒，頓生叛變之心。庾亮召峻爲大司農，實欲奪其兵權。峻不應，舉兵反。後爲溫、幡、庾亮等所平。

(註二十一)跋扈 強橫也。

(註二十二)卞壹 晉人，字望之，官至尙書令。蘇峻犯順，壹扶疾與戰，不克而死。壹首昆。

(註二十三)丹書 朝廷以丹筆書給功臣之券。

(註二十四)糟糠 後漢書：「糟糠之妻不下堂」。俗卽以「糟糠」稱妻，「守糟糠」當作守婦道解。

(註二十五)閨箴 閨門中之規訓。

(註二十六)莢姜 春秋時，衛世子餘之妻，貞節女子。

(註二十七)貞操自矢 凍冰霜。「貞操自矢」，謂誓守堅貞之德操；「凍冰霜」，謂冷如冰霜，不可侵犯。

(註二十八)髻齡 髻爲小兒垂髮，髻齡，謂年幼。

(註二十九)淬青鋒 以水蘸銀赤之兵刃爲淬。青鋒，刀劍之刃口也。淬青鋒，卽自刎，如以頭血蘸刃口。

(註三十)黃壤 謂地下也。意思是死了。

(註三十一)左金王射塌天 均爲當時自成部下小首領。

(註三十二)李自成 明末流寇，陝西米脂人。初從其阜馬賊高迎祥爲裨將。高死，賊衆推爲「闖王」，其勢遂盛。

竄擾晉、豫、湖、廣、巴、蜀，所過城邑，焚掠屠戮至慘。崇禎十七年，稱王於西安，僭號大順。率衆東趨，所至皆破，遂陷京城。莊烈帝自縊死。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自成西走，清

兵追之，寘於九宮山，爲村民所困，自縊死。

(註三十三)李過 自成之弟。時亦從寇軍爲首領。

(註三十四)黠黯 陰暗貌。

(註三十五)陣雲黃 交戰時，陣前黃塵蔽天之景象。

(註三十六)披靡 潰散貌。

(註三十七)烏號 良弓也。

(註三十八)龍城 謂君王所居之地。

(註三十九)結纓 纓結冠之繩。左傳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註四十)冕 古大夫以上之禮冠。

(註四十一)飲干將 卽百劍，干將，爲良劍名。

(註四十二)燕京 明之首都，卽今北平。

(註四十三)蠶蟻旆 蠶，屈曲貌。蟻，音痲，爲似龍而無角之爬蟲。旆，旗也。「蠶蟻旆」，卽飾有龍紋之旗。

(註四十四)飛豹旌 旌，亦旗也。「飛豹旌」，卽飾有飛豹之旗。

(註四十五)猙獰 凶惡貌。

(註四十六)五雲帝鄉 指崇禎帝所居之處。古昔言帝王，極尊貴神祕，每謂其所在地，有五色祥雲繡罩，故曰

「五雲帝鄉」。

三 修改經過

本劇之整理，係以「集成曲譜」爲主，而以其他曲譜爲輔。比較之下，其間曲文資

白，大均屬相同，故無甚更改處，惟「別母」折「小桃紅」一支內，「守田園」下一句，通行曲本皆作「務農桑事也」。集成曲譜亦如此。按吳瞿安「南北詞簡譜」越調小桃紅，此句應叶，且爲四字句。「綴白裘曲譜」作「事農桑也」四字句，「桑」字爲韻，「也」字爲格，正與「南北詞簡譜」相符，故此句改從綴白裘。

按「戲劇月刊」(三卷十二期劉豁公編)周遇吉入堂見母，當將走入堂上時，叫一聲「太夫人在那裏」？更可表現遇吉求見母親之心切。但此「太夫人在那裏」句，總多少帶着對僕詢問口氣。問必須答，該刊無答，固屬不當，其實答仍不是，嫌不緊湊。故改作「母親在那裏」，似較妥當。



1.80